

與、覺秀、慈、信惠、慈、良明、慈、湛圓、慈、濟算、智、濟暹、慈、觀譽、智、順昭、卅、定命、智、源真、與、良尊、與、成源、與、林元、與、永禪、慈、長算、慈、尋算、慈、賴源、慈、長讚、智、

已上座無量壽院佛前、高座以南東西行敷疊等爲座、僧綱高麗、凡僧紫、准講堂床座以敷之、西上、北面、本寺檢校別當兩僧、僧正高座北、三綱佛後云々、公卿殿上人中立間以西、西面、北面、僧供每日自殿被行布施、又自殿被行云々、

十二月

一日丁巳 天晴、午刻着宿衣參御堂、諸大夫兩三之外一人不被參可然之人、及未之間殿以下皆着宿衣被參入、打鐘衆僧入堂、從掖、講讀師登、讀觀、分花、僧不立、只散花、開白畢論議、問、濟慶、清朝、夕座儀如朝、問、真範、今日無饗、彼此被陳云、尙每日可有饗、又上達部束帶可參入也、會儀被准三會、諸僧皆束帶、何俗不裝束乎云

云、今夜女院可令渡御堂給云々、聊有所勞、講了退、頭辨下出羽絹解文、示云、可令檢納者、  
二日戊午 天晴、早旦左少史政義來向、下出羽解文、仰云、是內傳授義賢朝臣可令納之由可仰者、參法成寺、散花了及論義、未參着、圓緣、問答了講師去座、自佛後加別當僧正座末、頃之右府被參入、相次探題權僧正明尊令持短冊橫、自金堂後經前庭并佛前階着座、其次第洗冠老懸布帶、歷巾、不着、者捧削木立前、次着同裝束者持入短冊折橫立、其次御堂預孝兼束帶立、次僧正從僧數十人追從、此(○內脫力)聽衆權律師、昭、內供定命、并願昭相交、到佛前階下、捧削木者留立北腋、孝兼取短冊橫、入自佛面間廂机上置件橫、先此撒行香等具、立高机一、次僧入自同間着北一座、衆座、是聽、次注記僧良明打磬、立座喚立者、唯命從南方來、從僧數十人追從、昇自南廊北階、經公卿座末到佛前、拜佛三度了、持地、到探題許、請答行立短冊机東邊、取短冊等一々讀上、如元返入、登高座表白、此間孝兼取短冊等、到探題許、隨被教次第授五人問者、表白了則問以圓、五度了注記讀上、

探題請取講之六七度、了依探題仰注記申上、一略、二問忠命、一得、三問圓空、共得、四問長讚、一略、五問信慧、未刻、共得、注記打磬、立讀上事了、次僧俗退出、其時丑刻、次權少僧都經教依立義事有勘當氣、被留初坐問役、不知其案內、頻申雜事、再昨日參入、而今日不參、若是覺悟歟如何云々、僧都所爲甚以不足言也、勘當尤可然、本寺覺者又爲歎、次凡南北住山住寺學者不請此立義云云、典樂頭丹波忠明朝臣一男、醫得業生雅忠課試、省門人々多以會合、祖父安賴課試之後、此道課試久斷不行、今續舊蹤始以行之、

三日己未 天晴、及未刻參御堂、及申之間講始、朝問兼壽、夕問濟算、未及秉燭之前事、僧俗退出、先是大藏卿令錄成重送太宰解文、一枚、前日所令奏下當年所解編解、一枚、彼彼府代物解文、載籍于足、代本色三百疋色代上絹七十疋(十疋宛)一疋、綿、年來以色革進件萬屯代上絹六十六疋四丈(百五十屯宛)一疋、綿、年來以色革進件絹綿代、而去年可進見色之由有宣旨、仍停革以絹所准進歟、以件絹等宛用公用、多可有不足、以此由可申上者、可奏之由封答畢、

四日庚申 天晴、及未刻參御堂、大藏省申太宰當年調絹申色代事、仰云、件絹綿以上絹進濟時例可勘申之由可仰本省者、即以此旨示大藏卿畢、申刻上達部參會、先着南廊饗所、此間打鐘、諸僧入堂、上達部又入堂、朝座畢問源真、次諸僧退、及晚景講師以下經前庭入堂、儀式如初日、但有內并院宮諸家御誦經、講論了、問、真行香、次給布施、講師并僧正三人、軒宰相中將三人并三位中、將取之、他僧綱以下殿上人并諸大夫取之、次有御念佛、卅聽衆外諸堂供僧皆以參會、其裝束表衣大袈裟、事畢又給布施、殿上人諸大夫取之、頃之女院還御云々、依有勞不候院御共退出、此御儀雖被准三會多有相違、三會聽衆着座之後、講師昇、每座有分花、初後衆僧共廻、中間衆僧不廻、講師不替、又初後有衆僧講師御前諸大夫、此會講讀師先昇、中間散花一人立、衆僧行道、讀師每日相替、無衆僧并講讀師前、是嚴重御願每事可被准三會歟、而多以相違如何、  
七日癸亥 天晴、早旦參右府、次參殿、今朝內裏、中宮進物所云、有火事、雖然人々早見着滅之、殿下聞此旨急參入



給、仍參內、侍從中納言被着廳、余依上卿消息、令結南申文之後着廳、請印了共着南、申文食了入內、此間時時降雨、今日有駒牽、一日依諸司不具不取云々外記奉解文、上卿進弓場、奏了着南廊令分取、余并辨少納言同着之今日無左將、仍只令右將并左右馬頭等取之事、重參殿申雜事、入夜退出、

八日甲子 天晴、人々云、犬咋入死人足、自膝以下、置地上噓之、下人見之追犬、即咋之出門外、人敢不手觸者、見先例、延長五年六月四日、犬咋入死人足、腰皮纒懸於內藏寮、々申事由、尋先例、如此之事自今以後不可為穢之由有仰、依此例不可為穢、雖然為知近代例、問大外記賴隆真人、返報云、不可為穢歟、其故者家中在流水、死人雖流通、人不手觸之時不為穢、如聞犬咋之出者、准流通死人不可為穢歟、愚案此事頗難准、故者、浮水上依流通不穢歟、於是者暫置地上、被追人咋去也、不置地上乍咋通家中者、可准流通也、已置地、何准彼例乎、為決寂慮、送消息於播州許、令申殿下、仰云、

猶可為五體不具者、不參內、今日直物并不堪定、兼又諸國申請事等依可被定申、自右府必可參入之由、兼日有御消息、又自外記有催、仍內々令申右府於此由了、九日乙丑 天晴、依五體不具穢、奉六ヶ日假文、頃之式部丞季通來向、語云、昨日着明經得業生課試所、相次有召參陣、及曉更給下名退出、先是大外記賴隆真人奉右府仰問云、省試日儒者兩三臨向試場、教示字樣等於學生之由有披露、彼日為檢士、定有所見歟、依實可申者、即令申云、置床子正廳北廂東第三間、錄床子同第四間也、事漸及晚景之間、東壁外有人聲、令省掌別止之後、依先例留錄二人、白地立忽不經幾程歸着了、若此間所示達歟、但雖聞壁外聲、不知其人、被召問省掌定有指申其人、歟此外更無見聞、抑又學生等欲奉詩之間、省掌一人進寄學生許引直裝束、仰違例由觸大輔資業朝臣暫勤事、以此由令申了者、但如云々實範朝臣、明衡、并但馬前守能通朝臣等進寄廳東壁南妻、與學生座相隔一間許歟書字樣令見之、兼令教文字聲訓云々、雖然

坐席相隔已不見、以不見之事何令申哉者、入夜史政義來云、春宮大夫於左仗被定奏元日侍從并荷前使等者、山階權大納言藤原朝臣能信、柏原中納言源深草、權中納言藤原朝臣經通、田邑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兼賴、宇治朝臣兼綱、中宇治原朝臣重、後宇治參議源朝臣隆國、大藏班幣帛所使、十七日奉幣云々、十四日庚午 天晴、入夜大夫史義賢朝臣來向云、左大辨御消息云、陸奧去今年新絹解文依今日物忌不能下、可然可申者、即相示云、僕又今明物忌也、雖然其稱物忌空不可經日者、今日為申日之內已及暗夜、明日仰可申之由取解文了、義賢申云、件解文長元六年新載絹數、今年新不載、仍問其旨之處、綱丁申云、所進之絹千二百疋也、而先例所進陸奧絹三百、他國絹三百也、是彼國絹難得也、仍半分以代物路次之間交易備也、為代之例、而此度絹彼國絹三百、他國九百疋也、若依違先例不注絹數歟者、以此旨可申者、

十五日辛未 天晴、參殿令申陸奧去今年新絹解文、別六百疋、八月廿五日解、綱丁從七位上白河關攝矢八占部宿禰安信、即令申云、綱丁安信申云、彼

國依絹難得、左右相構當國絹三百疋奉之、遺九百疋交易隣國所奉也者、仰、解文付頭辨可令奏、但於絹者雖當國絹疎惡者可返給也、雖他國於宜者可納也者、即參內、今日於外記應以十口僧一ヶ日轉讀仁王講、是依前日虹恠也、厨家納絹廿三疋、(僧綱二口各三疋)、(年折米廿三石、是依先例、大外記賴隆真人所申請云々)十六日壬申 天陰降雨、可有政之由有外記催、又昨日陸奧解文送頭左中辨御許、昨兩貫首不被候內、仍昨日不令奏也、頃之兼行朝臣來云、侍從所壁書、為去八月大風被吹破、可改書之由、少納言賴祐朝臣奉關白左大臣仰被召仰、其壁書被書留之、下給欲寫取者、即宛之、此書故一條殿云々、件壁書紀貫之朝臣所書、其後破損、貫之男大膳大夫時文依祖例又書之云々、今兼行雖非彼胤、依為當時能書當其撰歟、欲參內之間大外記賴隆真人差便守云送云、四條中納言改今日、後日可行政之由、有御消息、仍今日政停止者、不參內矣、及晚景陸奧絹解文自頭辨許奏開了送云、令檢納者、即送義賢朝臣許云、慥加檢察不論當他國、有疎惡絹者可擇返者、



十七日癸酉 天陰不雨、大外記賴隆示送云、去八日奉右大臣宣云、去月廿日省試學生一兩降居於床子、儒者一兩立壁外入眼通事之由有其聞、召問省官可令申實否者、即召問檢事、丞橋季通申云、正廳北廂有省官座、以南簷爲學生座、東西妻有壁、茲東方學生兩三人降居於床子見文書、此間於壁外入眼歟、省官座依程遠不見件事、但季通依有急立座○依野、錄賴政親奉爲監視、起座之間行事歟、錄等可辨申也、但季通歸座之後東壁外有喧嘩聲、仍差幸豐春令制止、其後學生進文之間豐春進寄刷學生之裾、依違例可勘事之由仰錄賴政了、至于彼候壁外之儒者等、豐春辨申歟云々、即以申文奉右府、右府被仰云、可申儒士學生等交名也者、仍返給令問其由之處、申云、召問錄賴政等之處、申云、承起急之間降於床子、學生平範伴、藤原定倫、安倍親經等也、但範伴披文向壁方、其程相去一間餘也、在所疑差遣豐春令制止云々、令召問豐春之處、壁外壇上所候之人々前但馬守能通朝臣、主殿頭道成朝臣、散位實範朝臣、左

衛門尉明衡等也、但能通朝臣副柱立壁外、道成朝臣隨教正諸大夫共罷去、壁外居者實範明衡等也、其外人々雖有數多任背却散不知何人云々、而今日右府被召仰云、實範、明衡并三人學生等於官可召問之由權左中辨經任朝臣奉宣旨了者、入內、及秉燭東宮中宮御讀經結願、次御佛名、丑刻事了僧俗退出、十九日乙亥 天晴、及秉燭、依爲御佛名始也、亥三刻有仰打鐘出居昇、公卿昇出居間公次第稱名着座、御導師四人、野伏二人昇、亥刻事了、僧等公卿以下至于瀧口各對面、了退出、

廿日丙子 天晴、參結政所、有政、上侍從、兵部位記請印可有之由云々、而雖丞參錄不參、令召之間已及午後、悉不參入、仍只有尋常請印、着南有申文食等、先內文、次請印、次着南申文、賴政始、食了入內、及秉燭律師平能辭退替任、已講濟慶任權律師、又念緣任權律師之替、以內供長信任、故殿御息、故重、次掌侍理子辭退之替、以幸子任之、余書之奉上卿、々々召外記宮入、々進御

所、奏開了歸座、召中務輔給文、次召外記給宮、次有內文、次有位記請印事、參中宮御佛名、了及曉退出、廿一日丁丑 天晴、入夜參內、侍從中納言於左仗令申文、次被參殿上宛御佛名始、丑刻事了、行香、次給布施、僧俗退出、先以權辨語云、正月二日可有上東門院行幸也、年來公卿以下饗本院被儲云々、而自明年准故東三條院例、永可令諸司調備件饗之由有宣旨、公卿饗

殿上人所乘穀倉院、侍從饗厨家、上官饗厨家、々々但當時有東宮行啓、仍宮殿上帶刀侍者等饗從院可被仰後院、是依非公事內々可被仰之由有議也云々、又祿新精百正院依被申請、自家被渡云々、

廿六日壬午 天晴、早旦爲宮御使詣賀茂上下、奉冬季御裝束、歸洛之次參齋院、次過世尊寺、以亥刻近江守奉爲故大納言、於寺東舍始法花三昧、造普賢、書法花經、請教圓僧都爲開白師、講經了歸家、今日有位記召給云々、

廿七日癸未 天晴、參殿、次參結政所、頃之四條中納言被參入、依上消息令結南申文之後着廳、史賴政始結及政申文、未刻左宰相相共參高陽院殿、權大僧都教圓昨日

蒙阿闍梨宣旨、今日爲申慶同參殿、慧心院分阿闍梨故權少僧都覺起存日放解文、而經三會已講之人依無蒙阿闍梨宣旨之例不被下、而今年爲御堂御八講々師五箇日之間多決諸宗疑、仍有此賞、頃之參內、中東兩宮秋季御讀經云々、仍先參東宮、依請僧遲參及晚景事始、行香畢着大藏班幣所、此間降雨、及秉燭行事、自偉鑿門退出、



長元八年上

正月  
 一日、節會事、 二日、行幸上東門院事、  
 三日、元日事、 五日、敍位事、 七日、節會事、  
 八日、御齋會事、 十四日、大元法於大膳職被修事、  
 十五日、政始事、 十七日、去十五日兵部手番事、  
 十九日、賭弓事、 廿四日、內親王結婚後尙預年給事、  
 廿六日、同事、除目事、 廿七日、除目事、  
 卅日、除目事、  
 二月  
 三日、下名事、廿一社奉幣使定事、  
 四日、祈年祭延引事、 八日、昇殿侍中事、  
 十日、園并韓神祭事、 十一日、列見事、  
 十八日、仁王會事、  
 三月  
 十日、御着座事、 宇治大納言殿（○以下缺）

十三日、御讀經事、 十六日、御讀經結願事、  
 十九日、有政事、 廿一日、東大寺大佛御體潤水事、  
 廿二日、石清水臨時祭事、  
 廿五日、四月八日以前行佛事并他事例事、  
 女院御八講事、

四月  
 一日、平座見參事、 上野御馬事、  
 七日、擬階奏事、 十四日、賀茂別雷社遷宮事、  
 十七日、御禊問事、 十九日、御賀茂詣事、  
 廿日、賀茂祭事、 廿一日、同祭還事  
 廿三日、有政事、 內文并位記請印事、  
 廿五日、前齋院事、 被修仁王八講事、  
 廿六日、火事觸穢事、 廿七日、御論義問事、  
 五月  
 一日、后町井可穿日時事、 二日、同事、  
 三日、殿卅講間可令諸道論義事、  
 五日、有政事、 手番事、

十六日、於賀陽院殿有歌鬪事、  
 十七日、賑給定事、  
 十九日、於陣腋有御卜事、 薨奏復任事、  
 廿一日、歌鬪左方參石清水住吉事、  
 廿三日、結政所事、  
 廿七日、御讀經結願事、 廿一社奉幣定事、  
 廿八日、被立丹生貴布禰使事、  
 六月

三日、依奉幣事行幸八省事、  
 五日、結政出立事、  
 八日、月次神今食可延引事、  
 九日、於東大寺可有祈雨御讀經事、  
 十一日、中宮可行啓齋院事、 位記請印事、  
 依月次神今食祭延引、有大祓事、  
 十三日、依早輕犯輩明日可被免事、  
 廿日、以前中宮御祈事、  
 廿一日、於大極殿有御讀經事、

長元八年

正月 大

廿二日、御齋會事、  
 廿五日、前齋院薨事、  
 廿九日、同薨奏事、

一日丙戌 天晴、午剋參關白相府、坐堀、頃之春宮大夫  
 以下六位以上、於南庭再拜、主閣答拜、畢引參女院給、  
 左大辨共參內之間、漸灑雨、未剋許關白以下參內、有  
 議停小朝拜、廂中依申剋出御、春宮大夫奉敕、內辨內府  
 被退出之、濕也諸司奏依仰付內侍所、中宮權大夫以下着外辨、  
 故也、東幄座移春與殿、西幄移永安門東、依安福殿顛倒也、又  
 西剋引列、近衛陣移宜陽校書兩殿、先例立幄於前、不立移兩殿  
 是違、謝座酒了着座、侍從一供御膳、諸臣先粉熟、給臣  
 下、次三節、次一獻、給臣下、巡行未了國柄奏、二獻、給臣  
 下、御酒敕使左大音樂於承明門奏之、內辨奏見參宣命等、頭宰相



拜舞畢復座、次給祿、退出之間降雨殊甚矣、

二日丁亥 陰、時々降雨、及未剋參內、風聞、夜前無行

幸召仰、仍今朝、權大納言早參奉救、被召仰外記云々、

依雨行幸猶豫之間、陰雲漸晴、及申剋出御、權中納言

并余、有可供奉東宮行啓仰、乘輿經日花陽明等門、幸

上東門院、相次東宮行啓、右府戶部等追被參院、共被申

馬之由、天儲御拜舞了、儲於殿前、關白以下着南廂座、右金

吾勸盃、是依爲院別當也、(○款シ)先々雙本院被儲、殿上五位以

下役送、及亥剋給祿、大臣大掛一重、參木以上一領、諸衛將佐侍

六位以下、次御輿寄南階還御、次東宮於西對南乘御車還

御、傳聞、御之間、祭主從三位輔親卿奉大麻云々、依衰

老不供奉行幸、兼候左衛

門陣邊、獻之如常云々

三日戊子 晴、未剋參右內兩府、次參殿、召簾前被仰

雜事之次、左金吾所惱甚重、仍今日欲令辭兩職、此辭

狀、參內之次密々付頭辨、可令奏者、即給狀參內付頭

辨、任、及秉燭、春宮大夫以下參中宮并東宮、再拜了着

大饗所、先中其儀如常、事了各退出、或者云、元日內辨

納言奏見參目錄、不副宣命、仍主上傾奇給、直返給見

參等、內辨歸階下、々見參等、尋取宣命歸昇給云々、

四日己丑 天晴、參國忌所、事了歸京、及亥剋參御堂、

依修正也、事了曉更退出、

五日庚寅 晴、參內、殿下依御物忌、雖被申障、依有敕

召、未剋參入、相次右府以下上達部被參入、有敕位儀、

及亥剋事了、四位從上一人、從下六人、五位正下一人、右府讓宮內

卿於入眼事、被退出、仍宮內卿并右宰相中將、兼於左

仗被行云々、

七日壬辰 天晴、午剋參內、相次關白令參給、民部卿

奉救內辨、內侍出卿向東階、取下名着座、召給二省、先

侍所、次開門、二省彈正未列立、上卿可少納言召了列

立標下、于時謝座酒了着座、二省引敕人、宣命使、四條中

群臣再拜、復座、召給位記、敕人拜舞之間、甚以狼藉、

次親族拜、內辨奏白馬奏、以左手付擬版標等、御馬渡、

次供御膳、給臣下、此間秉燭、三節、次一獻、給臣下、國

廷尉長季、家在、及曉更事了退出、

十四日己亥 天晴、御齋會并內論、了公卿以下被參御

堂云々、治部省廳去年大風顛倒、仍大元御修法可行之

處、有議於大膳職北屋修之、廳座同顛倒、未件屋短狹、佛

像高廣、仍上下各卷之奉懸云々、

十五日庚子 天陰降雨、病者雖重、依爲政始、參結政、

史等來着座、申云、依甚雨政始不定者、仍同猶豫之間、

左中辨權辨參入、觸此由、徘徊片廂之間、大夫外記

賴隆真人參入云、今朝權大納言御消息云、今日政始甚

雨之內、聊依有障、參入不定者、仍令申有御障惱、承其

由令催申他上卿者、即被仰云、棄他事只今可參入者、

必可有也者、仰史等令着座、次余着、兩中辨次第着、義

賢朝臣荒文採杖置之、配廳申文、披見配一枚下、二

枚卷置打板上、孝信結廳申文、卷置打板上、次少史賴

政申文、鑑文二枚、此間義賢朝臣申文於兩辨、先權申文

了、右少辨參、義賢申文史、次史生持來可署文、即署

之、中少辨同署、其儀如例、頃之左少辨着、申文署文如

柄、二獻、給臣下、御酒救使、左宰相、三獻、給召春宮大

夫、奏坊家奏、音樂、舞姬於堂上舞、依雨、次樂拜、於宜陽

殿內辨奏〔見〕參宣命等、復座之間、經母屋巽角柱東南

等、滿座屬目、次召左大辨、給宣命、召余給見參目錄、

合、余向祿所、宣命宣制了、公卿復座、次第下給祿退

出、此間降雨、今日節會兼有催、不似例年、白晝有可然

之事等、且式部輔并置位記筥之丞用代官、而外記不申

代官、又內辨無被尋問、共可謂違失歟、

八日癸巳 天晴、未剋參殿、次參八省東廊座、申剋春

宮大夫召外記、被問諸司具不、次召行事辨令打鐘、次

少納言辨外記史出居、次上卿以下入堂、次式部彈正分

着東西廊座、次治部立蕃官人相分東西、率衆僧入堂、

前舞人樂人、次寮、雅樂寮者官、人相從如前、次音樂各二曲、

次頌、散花、次講論、了行香、東、公卿、西、辨、少、次引參御

堂、初夜御導師着座、頃之退出、

九日甲午 天晴、頭辨參入云、有昇殿侍中檢非違使宣

旨、昇殿藤原經、季通、基季等朝臣、木工助選、藤原貞章、非藏人、

藤原佐經、藤原通男(○恐有誤脫)、藏人、源賴家、殿勾當、



前、次左大辨被參、致親申文史生取署、頃之上權大納言、宰相、左宰相中將、被着廳、官掌問申文、義賢云、有、官掌令使部告申有文之由於外記、次義賢結南申文、了下之、賴政裏懸紙、置文東上、次左大辨着廳、余同着之、少納言賴祐今年、率少辨二人、出自南脇戶、立廊北第二間、北上面、外記貞義率史三人列其後、上召、少納言辨微唯、外記史高唯、次第着座、申文如常、次少納言經成着座、外記覽印文請印如例、事了上以下行方、南、預居盤、次申文了所盤居汁物等、次少納言經成勸盃、取次、次食了、引入內、須退出、以申剋請六口僧、期七々日、始法花不斷經、依病者不輕也、

十七日壬寅 天晴、傳聞、昨日內辨春宮大夫及昏黑引列、不及亥會了云々、中宮亮被過、語次、十五日兵部手番依甚雨、如形在其事、上卿四條納言一人、及深夜被參八省、公卿不參入云々、又云、關白殿依爲吉方、今夜可令詣廣隆寺給云々、  
十九日甲辰 天晴、中宮亮被過云、昨日賭弓、兩大將

不被參入、仍中宮權大夫被奏四府奏、左近將曹時國一度兩矢、上下感之、及夜半事了云々、及晚山座主過矣、廿三日戊申 天晴、參結政、無政方、穴剋限到上官入問云々、仍入內、參中宮御方、大殿令候給、左大辨同候、頃之殿下令退出給、左大丞共着仗座、依病者觸障由退出、廿四日己酉 天晴、欲參殿之間、自內府有可來之命、仍參入、仰云、愚室親王、二條殿室也、三條院御宇蒙可預年給宣旨、每除日獻申文、而此十餘年失不獻申文云々、任舊宣旨猶可獻申文、將如何、申關白可被示仰旨者、即參殿申此由、御報云、預巡給內親王、結婚之後、猶令勸預年給之例、可被申者、退出之次詣內府、申殿御返事、即召大夫外記賴隆真人、被問此事云々、

二月 小  
三日戊午 天晴、可着下名所之由、有外記催、仍午後參殿、御叔父推山君、去年冬末卒之由、今朝申之、仍春

日使停止云々、及晚參內、宮內卿於左仗座、定廿一社幣使、加日時勘文被奏、十五日、左兵衛督執筆、次余共着儀所、召除書、令余改直外記、以守經爲少、以茂經爲掛、并令付備中守兼字、又以師良朝臣任右馬頭、次召二省丞、有三度申、給、下名、率余并少納言辨外記史等、着官廳、召給如常、及亥退出、

四日己未 天晴、去廿九日夜、於神祇官有被殺害者、仍祈年祭於他所可有歟、將過穢之後可有歟之由、兼日被問外記、外記賴隆真人申云、於他所被行之由不見、過穢可被行也、若月中無日之時、三四月被行多有例云云、仍延今日之由、於朱雀門可有大祓云々、入夜式部錄公義申云、雖未初參、依省催着大祓所、而辨達皆有故障、不被參入、仍日上大藏卿召外記、被問無辨被行之例、外記申有例之由、仍無辨被行了、

六日辛酉 天陰、終日降雨、早旦參殿、取在阿波前司許九條殿御處分文二卷獻殿、次申奉雜事退出、及晚景向春日使少將貞、櫻所、入夜歸、舞人陪從着座、三獻了

給祿、起座歸家、

七日壬戌 天陰終日降雨、依召參中宮、啓承雜事、有召參朝干飯方、奏承雜事、着陣、先此右衛門督、左大辨、於仗座定仁王會僧名、頃之示障由於左大辨退出、八日癸亥 天陰、不他行、被定昇殿侍中云々、侍中右衛門佐源良宗、昇殿齊長、實綱、良宗前紀伊守也、而未任國公事、又不責任等朝臣也、預放還、忽逢此恩、先例爲侍讀者間有如此之例、未聞無故者未放還之前補侍中之例、又昇殿者三人、誠雖非凡下之胤、當時公卿子孫多有其望、而奇之被抽賞之旨如何、

九日甲子 天晴、已剋參關白殿、今日爲沐鹽湯、北方相具令渡宇治殿給、可然上達部殿上人諸大夫等追從、公卿或烏帽直衣、或布衣、但僕并左大丞宿衣、諸大夫布衣、女房車二兩、見物車馬夾路連々、及晚景到着給、人々間歸京云々、

十日乙丑 天陰、時々風雨、未剋、中宮權大夫、權大納言、左兵衛督、愚、并左右中丞、左少丞等歸京、入夜着



宿、左少辨參園韓神祭云々、兼國之後未行公事、雖可忌坎日、依爲分配所參入云々、

十一日丙寅 天氣晴陰不定、午剋參官、頃之宮內卿被參入云々、左大辨以下次第着結政、上卿着廳云々、史

等於座結申文、此間、次第渡南、少納言辨同渡、次左大辨共着廳、申文請印如常、次列見、式部不具、仍尋先朝所、次着宴座、此間權中納言、一獻左大辨、余着南面、次酌

左中辨、二獻余、次酌權辨、三獻右中辨、上以下立箸、次拔立座、次着穩座、作法如常、但先例延邊諸司新不

擬外記史座、而今夜擬之、仍仰厨家別當、辨令間裝束官掌等、又無仰以前雅樂進南庭、仍制止之後、隨上卿

氣色召之、亥剋事了、雲晴月明、仍於庭舞、餘雨儀、

十二日丁卯 天陰、自夜中降雨、寢屋北面有臭氣、令

尋求板敷下、有死犬、令採棄之後、不堪十五日奉幣使

之由、示宮內卿御許、是依爲行事上、兼爲被用心、先所聞也、相次可奉假文、又今朝自宇治殿有御消息、御湯

治中間、人々可被來座云々、對面之間、定風引歟、不可

被來坐之由、可披露者、即令達所々、

十六日辛未 天晴、左馬頭相共、於鴨河尻乘船、參宇

治殿、及昏黑參着、相逢右武衛云、今日穢滿日也、又後

齋也、仍不可着座、宿船中、曉更可昇也者、武衛以此由被達殿所、仰云、雖爲後齋自己假也、又穢今日許者更

不可忌、早可昇者、着座了、

十七日壬申 天陰降雨、及未剋自船歸京、及子剋歸

家、

十八日癸酉 天陰降雨、參內、相次上達部被參入、未

剋、宮內卿、侍從中納言、左宰相中將、左大辨、被參御

前、權中納言、余、候南殿出居昇、左邊參、仍右一府在座、依日暮不被待朝(〇期)給

大夫四人、依上宣加立、事了參中宮、先是朝夕講了云云、頃之上達部殿上人參入、行香了退出、抑仁王會檢

中將兼賴是如何、

廿日乙亥 天晴、卯剋、右衛門督、侍從中納言、相共參

宇治、午剋乘船、女房一艘、上達部一艘、春宮大夫、中宮權右衛門督、侍從中納言、權中納言四條、宰相中大夫、權中納言、將三人、左兵衛督、余、并右兵衛督、三位中將、殿上人一艘、頭辨二

殿上人廿、諸大夫、此外雜船卅餘艘、及丑剋鴨河尻遊女被

物、女房并殿上、被物之外、絹二百疋、米二百石、上下、各百、給之、

曉更入京、依爲歸忌可他宿給云々、

廿三日戊寅 天晴、參殿、次參結政、無政、入內、及未

剋了、民部卿被參入、被定季御讀經僧名、余執、加日時文被奏、即下給云々、行事定親朝臣、頃之頭辨、經、於壁外賜宣旨於戶部、是右衛門尉橘季任被位宣旨、齋院御給可及晚景退出、

三月

四日戊子 天晴、午剋參內、頃之右府被參入、令右大

史公賴申當年所充文、加伊賀鑑文、外、未剋許、關白令參入給、右府令頭權辨申可行直物之由、敕許了、令奏勘文、

令左大辨直物、此次有除物、丑剋事了退出、

九日癸巳 天晴、參殿、午後詣右兵衛督御許、同明日

被着座之雜事、及晚詣高倉、次歸家、

十日甲午 天晴、卯二剋右兵衛督被着座云々、俗忌

云、自着座人之上薦不向其所云々、仍不詣、但官掌四

人、召使十人、時申使部二人饗十六前、兼日仰真親令

調送、又於政所令調備屯食三具、令送官外記使部等

十一日乙未 天晴、參結政、入內、於仗座、侍從中納言

左辨共言談、衛後退出、昨日中宮權大夫兒童被加首

服、加冠權大納言云々、又藏人左衛門尉源長季被位、中宮去、式部大丞橘季通被補藏人、給云々、又右衛門尉紀宣輔蒙使宣旨、又東大寺僧有慶蒙維摩講師宣旨云



奏下、其後及數剋、僧等不參具、此間上達部被語云、女院御八講女房捧物調度一具之中、依被分充女房、女房內々歎息之由、自及天廳、可被停止女房捧物之由、依有御消息停止云々、申剋僧等卅余口參入云々、仍民部卿以下參御前、侍從中納言、余候南殿、右近出居不參、仍左近一人候矣、及晚景事了、僧俗退出、今日終日甚雨、安福殿顛倒之後未造了、仍出入諸僧指笠、到右近陣巽角、經東壇上、到弓場殿、南殿僧或到西階下云々、十五日己亥 天晴、參御堂、頃之關白殿以下上達部多被參入、例講念佛供養法了、參女院、次參鷹司殿、次有召參內、他上達部自此分散、今日有御前番論義云々、入夜終宵甚雨、

十六日庚子 天陰降雨、午剋參內、民部卿以下上達部五六輩被參入、申剋令打鐘、民部卿率諸卿被參御所、侍從中納言余留候南殿、雨脚灑入南簀子、出居座潤濕、仍左右出居次將居東西階上簀子、上卿忽仰掃部察令敷座、又公卿座自兼頗引入敷之、依灑雨也、頃之諸

僧昇、從儀師申上云々、發願御導師法橋祈統、依無他僧綱可奉仕咒願、仍以誰人可令御導師哉、上宣、有可然人乎、威從申云、權御導師運勢如何、上宣、可令奉仕者、頃之事始、未及秉燭了、僧俗下、民部卿被着仗座、余觸左大辨、且於陣腋見僧名等、頃之左大辨來陣腋云、大盤傾顛、饌物損破、不可有盃酌、早可令申卷數者、余見了左同見之、着仗座、右少史賴政申文了歸出、卷數僧名令付內侍所云々、頃之退出、

十七日辛丑 天晴、召使催可參國忌之由、頻依勤依人替先令申障、但重有催可參行也、以此由令觸外記、報云、雖公役常勤人替、誠不可然之事也、就中關白殿仰云、可催左兵衛督者、只今可令催侍、

十九日癸卯 天晴、參殿、自一日有犬死之由被立札、仍不昇、頃之左兵衛督共參內、武衛着左衛門陣、着座後今日始也、余着結政、兼裝束雨儀、仍令直晴儀着之、相次左宰相中將、并侍從中納言、被參入云々、已剋被着廳、余以官掌傳召使令申上卿云、雨脚雖止、庭上猶濕、晴儀如何、報答可雨儀

者、申文并請印等皆用雨儀、事了上以下着南所、申文

食了入內、頃之左府被參入、被奏位祿目錄、余申行之、事了退出、此間降雨、

廿一日乙巳 天晴、東大寺別當律師來云、近曾大佛、并講堂菩薩三體、中三丈手、腋丈六、并高座等潤濕、慥令實檢之處、自御體國出水等流集早所、仍令人々汲棄了、翌日見之更無濕氣、因之注具申、去十九日付寺家別當右中辨了者、

廿二日丙午 天晴、及午剋參內、依臨時祭也、御禊了東庭敷座、居衝重、使以下着座、公卿次第勸盃、次欲重杯之間、中宮權大夫召使於庭座下給宣命、此事邑上御時、小野宮大臣被行之、次給重土器、次給搔頭、舞了使以下進發、公卿引見物分散、

廿三日丁未 天晴、或者云、民部卿夜前自鬼所被歸之間、神心違例、夜半許氣斷、于今不濕云々、為聞實否、案內家人許、其報云、已實事者、可憐可歎、何事若之乎、當時賢才右府戶部歎、而府及衰暮、戶當此災、如向

暗夜之比也、

廿五日己酉 天陰降雨、午剋參女院、被分法服之間也、以地下四位二人為證誠使、以五位等為講師問者等使之、殿下被仰云、兒童元服欲為

來月、或者告云、四月八日以後、賀茂祭以前、不營他事、近則右大辨祭以前元服、世間不受云々、實歎、申云、元服誠四月也、但世人受不問侍者、重被仰云、忌不未思定如何、申云、尋先例、并遍問、令可令行給歎者、仰、問可然人々、總謂不忌之由、就中右府被示云、八日以後祭以前、公私雖忌佛事、於余事者更不忌、但佛事

任上古殊不忌歎、真信公祭以前立法性寺寶幢、并子孫被行諷誦、又雖不可例、中納言資平四月祭以前元服、又雖非元服、四條宮四月祭以前昇后位、故小野宮大殿任大臣、案此等事、不忌佛事并他事也者、又故戶部云、更不可忌、但尋先例可行者、仍尋一門先跡、多正二月、或多被行、權大納言雖四月、祭以後也、仍未一定者、重申云、人々遍申可忌之由、可令忌給也、不然令行給有何事乎、但祭以前可忌之由、誰人所申乎、若有傳聞所



申歟、重令問其人給、兼遍問人々、令左右御許也、仰云、播磨守定輔朝臣示上云、故中納言、四月八日以後、祭以前、不爲巨細事、編營祭事云々、因之問人々、所云如此者、以人々所云々旨云遣了、若故統孝朝臣有記置歟、重可示之由云遣了、此申剋許也、仍召丹波守、被仰可令打鐘之由、頃之諸僧會集東對東面、此間降雨、上達部着饗座有儘、請僧等經東對南廂并西渡殿寢殿、南簀子等入堂、從僧等自講師權大僧都教圓、問者忠明、源真、入夜事了行香、此間退出、仍不知夕座事、仰諸僧入堂間、自中宮被獻名香、而依無人傳申、早無左右仰、講了及論義之間告、被尋召之、御使近江守取名香、依入見其色目、置佛前退出之間給祿、色目不見、下西中門脚踏退出、是院別當達頗無用心也、早申事由、白晝可令僧俗見物體也、就中自貴所被奉、空送數剋甚以無骨也、

廿六日庚戌 天晴、未剋參女院、殿下以下着饗所、對西廂廂(本殿上所)、大盤盤等數、以西廂爲殿上座、備盤、盃酌之長筵高麗端盤等、以机備饗、以西廂爲殿上座、備盤、盃酌之後有仰打鐘、上達部着南緣座、諸僧經南庭入堂、以寢殿爲御堂

證誠昇自南階、講師以下昇自西渡殿南面、朝座講師源心、問順命、懷孝、夕講濟慶、問長算尋、及亥剋事了、僧俗退出、今朝近江守云、昨日爲中宮御使參院、所給之祿白掛一重、袴一具也者、

廿七日辛亥 天晴、早且自關白殿給表衣下襲等、午剋參入、先是關白并右府、內府以下上達部多以被參入、未剋打鐘、俗僧入堂、散花之間、僧俗廻池岸三匝、其次第、先地下衛府三人荷薪水菜等、邑上御時、奉爲母后、被行御八講、六位藏人等持之、可(〇所力)次僧、證誠講師、持內御捧物立、沙准彼例也、以下皆立、次頭辨、經輔、持內御捧物立、沙百兩、裏紙、次四位少將、別當、持院御捧物立、瑠璃壺、沙金入柳篋、次四位少將、別當、持院御捧物立、入五十兩、次關白殿以下上達部、取各捧物次第立、右府不、行列給、次右中辨資通、取太上御捧物、皆金銀、次參河權守經信、持先一品宮御捧物、銀批把、以袋懸頭、人々云、鋪袋云々、次範永朝臣持殿上御捧物立、實蓋付牡丹枝、皆金銀、次殿上人持各捧物次第立、笏不插衛府有船樂、打壹者二人立、薪荷三匝了、僧俗着座、殿上人次第進昇舞臺置捧物、御捧物、先置內、次五位兩三來座頭、取上達部捧物置之、次女房捧物、自御所被出之、各任意風、流、草(〇無力)非金銀、次東宮

白掛廿六領、殿上五位兩三持置之、次々近衛司者、取傳置之、次關白殿鈍色廿領、證誠織物、講師綾、問者絹、同置之、次雜袈裟等運置、侍者所獻云々、件物、講說、運昭、了論議、義賴源慶意、依退出不知後々事、入道一品宮有御捧物、瑠璃壺、西御使成破損、恐不立行道、別直立西對南緣矣、

廿八日壬子 天晴、未剋參內、次參院、先是僧俗入堂、朝講師慶範、同圓毫、今一人、不知誰、事了僧俗下、打夕座鐘、僧俗入堂、講師眞範、散花了、右中將俊家進跪高座下、給度者之由、次有所々御誦經、內、中宮、東宮有使、公卿座前置菅圓座、次第召之、退去之間賜祿、於南庭拜舞、各自掛一重袴、自余無、講畢問有命、今一人依暗、事使、御傍親大納言以上皆誦經云々、講畢問有命、今一人依暗、事畢行香、次內府以下次第取祿施之、殿上四位以下取裏絹相從公卿、證尚鈍色織物掛、講師綾、問者絹之也、

四月

一日甲寅 天晴、午後參殿、次參內、侍從中納言被參入、頭辨經於陣腋仰納言、無御出、依例可行者、納言

即仰宜陽殿可令裝束之由、辨仰史令裝束、敷座備饗之後、納言移着、次宰相中將余同着、左中辨右中辨入自日花門着座、先左少辨一獻、次右中辨次居汁、次三獻右中辨、次余奉上宣、拔箸取笏唯、遙仰左少辨令召侍從、次四獻左少辨、次奏見參、歸座召左少辨、給見參并目錄等、少納言依不參、起座、內暨等撤膳、頃之外記申候目録等、共給辨也、起座、內暨等撤膳、頃之外記申候上野御馬解文之由、上召之、令外記開加檢、先令外記內覽、返給、進御所奏之、歸座、外記奉解文、即下給、仰云、可分給兩寮者、次召頭辨仰云、遠期并數少之由、可令召勘牧并國司等者、次有召參御宿所、依御寢退出、

二日乙卯 天晴、參結政、有政、上左衛門督、復本官之後、今日始被着先申文、次請印、次着南、申文食畢、入內、於陣又有申文、共去、頃之退出、參齋院、依御惱也、

四日丁巳 天陰降雨、去夕[ ]烏丸之小宅多以燒亡云々、傳聞、三月七日、坐三井寺內三昆明神祭也、彼日叡山法師等、爲見物行向三井寺、與大僧正房下人鬪亂、因之寺邊雜人相起、打死山法師一人、仍僧正捕其



下手被進、隨即被下獄所、其後愁緒未斷、去晦夜燒亡權僧正明尊山上房云々、總近來山上下法師等法明可燒三井并觀音院等之由云々、仍件兩所又儲人兵可禦云々、

五日戊午 天晴、早旦參殿、先是侍從中納言被仰山闕亂事、大略山座主依申下手人可捕進之由、相待可左右云々、午剋參內、頃之退出、候殿內等之間、雨降雷鳴、及曉雨止之、

七日庚申 天晴、外記史生持來擬階奏、挿杖、加署返給、次拜平野幣奉遣、及午後大雨雷鳴殊甚、水降、頃之雷雨共止、擬奏可參之由有催、稱障不參入、上卿一人奏行、古今有例也、

八日辛酉 天晴、早旦灌佛、午剋參內、及未剋中宮權大夫被參、於左仗座被定御禊前驅、筆、余執、令左少辨經長內覽關白、相府云、左衛門權佐隆俊朝臣四位、尋先例、四位前驅例不見、佐經季輕服、仍尋舊例、差越前守惟任、又次第使須差右馬助允、左頭良經朝臣依奉仕使

也、而右助二人或觸或城外、就中尋先例、同寮助奉仕使、次第使之例有之者、以左助諸所差也者、辨持參里第令覽、即歸申云、見了、早可被奏下者、令同辨奏、即給之、下外記、次召大外記賴隆真人、可令右兵衛督行禊祭事之由被仰、頃之退出、被參齋院、可被定出車等事去々、余歸家、

十一日甲子 天晴、參殿、次參結政、有政、上權大納言、先申文、次印了、少納言家業去正月任、今着南、先申文、日始從政、是懈怠之甚也、次食了入內、頃之退出、

十四日丁卯 天晴、傳聞、賀茂別雷社遷宮今日也、奉頂御體祝本信忽敘位、是依先例所被行云々、

十六日己巳 天晴、午剋許參殿、禊祭兩日供奉人々申馬、并御賀茂詣日舞人乘馬等、被撰定、總所牽之御馬五十余疋云々、賀陽院、白川、桂御鏡、并近江國所飼等馬也、入夜退出、

十七日庚午 天晴、午剋許參內府、依三郎兵衛佐前驅事被經營也、未剋參齋院、頭辨參入、仰行事上中宮權大夫者、左衛門佐代越後守惟任朝臣、忽惱胸申障、其

替參院垣下殿上五位中、以可然人、可差充者、即以侍從經信差仰之由、被上奏了、相次自關白、相府調馬鞍、副御隨身被給云々、申剋出院、不及乘獨着河原、行事

上宰相、院別當、左衛門督、左兵衛督、余見物、了參河原、殿上人七八人同參入、御禊之間本院聊儲孟菓、進公卿侍從、亥剋事了還御、院別當、兩卿、并余院、及子剋着院、其後長官以下并垣下殿上人、於客殿給前驅并行事辨以下祿云々、

十九日壬申 天晴、自夜中風雨殊甚、仍關白相府御物詣延引云々、及午剋陰雲忽晴、風雨共止、自殿有御物詣尙可有、只今可參仰、仍念參、未剋人々多參會、大納言三人、中納言四人、宰相七人、殿上人并諸大夫、即出立給、其次第先御幣、次神寶、次祓物、具出納、并案主、知家事各三人、次舞人、次御隨身、次召使官掌、次前驅四位以下、次御車、次陪從、檢非違使二人、候御車後、次上達部

車次第行連、申剋着下社、御禊了入社頭、余依丙穢不入社頭、頃之歸出、於馬場令馳御馬、次詣上社、余自此歸家、此間未及秉燭之、

廿日癸酉 天晴、未剋向使少將饗所、小野宮、西對、至參議座敷茵地敷、風聞、於大臣家儲饗之一獻、右金吾、非參議、侍從中納言三獻、左宰相中、陪從發哥笛、舞人起座、於南庭求

子、了渡被馬等、糝馬忽揚突、物具皆破損、頃之參齋院、兼關白殿令候給、以他馬遣少將許云々、申剋齋王發進給、即參社頭、入夜降雨、下社事了、參上之間退了、

廿一日甲戌 天晴、午剋之間、自殿有召、即參入、令出見物給、未剋齋院還給、殿下即參院、御前敷座、房、召使并藏人所御前等兩三輩、了近衛司使起座、率歌舞人於南庭舞、有仰、次給祿、頃之殿上以下退出、余向使少將還立所、此間二獻、給粉熟、三獻了給祿、起座、余、右金吾、并拾遺兩納言云、關白相府御消息云、兩所間一人參內、可被行解陣事者、拾遺被示可參之由、次歸家了、

廿三日丙子 天晴、參殿、侍從中納言、左大辨、右兵衛督等被參會、頃之共參內、左大丞共着結政、有政、請印了、少納言、辨、外記、史等出立、南所申物忌、仍傳召使



令申上卿、々々一揖、直入內之後、少納言以下立直、  
少納言辨立上陣北架下、南上東面、外、次左大辨、余、次第立座  
 記史立直屏下、南上東面、當外記內、  
 出外記內當少納言一揖入內、次侍從中納言被行陣覽  
 內文、并位記請印等之間、吉田使左近將曹率舞人陪從  
 等、入自敷政門、給請印、諸司後進向弓場殿、即歸自同  
 道、出自化德門、頃之請印了、諸司退出、抑先是上卿見  
 位記等、擇留諸寺宣旨書、并僧位記等、副諸司院宮內  
 覽、并奏聞、依吉田祭被留僧記并寺宣旨等歟、事了晚  
 景退出、

廿四日丁丑 天晴、不他行、傳聞、新中納言從者、與殿  
 案主忠時男鬪亂、納言召籠忠時調度之由、令申殿、仍  
 有勘當、令使官人等令召下手者等云々、有然可申公  
 家、而無音召渡諸司下部之由不可然云々、

廿五日戊寅 天晴、午剋許參先齋院、女房云、去齋院  
 給後、須任先例、於辛前可有御被也、而有所思食不被  
 行其事、日來御惱、依如此之祟所奉致之由、有御卜并  
 夢想告、爲之如何、令申云、雖延引有如然祟者、早了令

行御被也者、頃之參內、依自今日被行仁王八講也、先  
 是上達部多參入、申剋有仰打鐘、出居昇、次關白殿以  
 下公卿着御前、次諸僧昇、證義者、前大僧正慶命、講師、權  
 僧都教圓、權少僧都經教、權律師源心、權僧正明尊、講師、大  
 進昭、權證、慶慶、已講眞範、問者、以圓、忠命、圓空、長算、  
 範、(東大寺)、源眞、懷朝、講師、圓、問者、範、夕講師、經、問、教  
 孝、(已上興福寺)、退、秉燭事了僧俗了、

廿六日己卯 天晴、及晚更火見坤、馳車之間、人々云、  
 右府御堂者、仍參小野宮、頃之上達部諸大夫多以參  
 會、及未明火滅、歸家、愚案、神祇官云、觸炎所者、當神  
 事忌七日云々、案宗意、非神事之時不可忌、仍今日無  
 妨參內、但臨時神事余人難知、偏案式文有憚進參、仍  
 有憚之由等送頭辨許、返報云、被詣右府人々多被參  
 入、早可參歟、即參內、頭辨云、以消息旨申關白殿、被  
 仰云、尤可有案事也、仁王講雖非神事、也公家殊致精  
 進所被行也、上達部着火所座、頗似無用心者云々、頃  
 之打鐘、出居昇、公卿進、僧昇、講師源心、問忠命、夕講  
 師濟慶、問圓空、不及秉燭事了、僧俗退出、

廿七日庚辰 天晴、午剋參內、打鐘、俗僧昇、講師蓮

昭、問長算、夕講師賴壽、問源眞、各二重了、未盡其疑  
 之間打磬、被仰啓早打事之、權大僧都教圓申云、問者  
 法師論義申云、高座宗申云々、此詞甚以笏也、講師若  
 優不答歟、爲天台宗學者大愁也、若於御前不奉此定、  
 爲向後爲如何者、春宮大夫今日、仰、誠可定申之由、大  
 僧正申云、詞體頗雖省、是非申祖師、謂當時講師歟、口  
 傳曰、番論義其詞交尙也、高座時以敬重爲宗云々、雖

然依爲御前、不加被字歟者、大夫申云、各申旨雖可然、  
 如證誠申、非謂祖師、謂當講也、御前詞頗可了他所歟  
 云々、不及秉燭僧俗退出、上達部彼此被申祭旨不當之  
 由、今夜前一品宮出給閑院、是依可穿后町井、爲忌犯  
 土兼日出給云々、月來御坐麗景殿、仍當大將軍方歟、  
 歸家後、依召奉車矣、

廿八日辛巳 天晴、午剋參內、頃之上達部參入、有仰  
 打鐘、俗僧昇、朝座講師慶範、問懷孝、夕講師眞範、散  
 花了、左少將資房進跪高座右、仰給度者之由歸座云

云、問惟命、次行香、次給被物有差、僧退下後、於弓場  
 殿給布施如例、

卅日癸未 天陰降雨、午剋參殿、卅講始也、大納言二  
 人、中納言三人、宰相七人、殿上四位等參入、未剋打  
 鐘、諸僧參入、證誠、前大僧正慶命、權僧正  
 鐘、諸僧參入、證誠、明辨、權大僧都教圓、講師、教、權律師源  
 心、慶範、進昭、善範、以圓、平源、眞範、講師經教、問蓮昭、事了  
 道圓空、忠命、圓空、源眞、惟命、講師經教、問蓮昭、事了  
 行香、次僧俗退出、終日夜降雨、

五月

一日甲申 天陰降雨、午剋參殿、及申剋講始、朝講師  
 源心、問濟慶、夕濟慶、問源心、懺法了、入夜僧俗退出、  
 來十七日可穿后町井之由、陰陽寮有勘申、而大外記賴  
 隆申云、鎮星直日不犯土云々、仍今朝頭辨奉仰云々、  
 召賴隆、并陰陽助時親、孝季等、於殿藏人所對問、賴隆  
 引月令正義、并川人、保憲等所撰文等、鎮星直月云、不  
 可起土功之由、有陳申云々、而時親等雖不引指文、只



稱以口傳申云、鎮星直月日所忌、是蓋屋起土也、謂爲  
昔瓦起土也、專無不可穿井也云々、賴隆所申依有理、  
被延穿井已了云々、

二日乙酉 天陰降雨、午剋參殿、后町井依不穿、東宮  
行啓延引云々、年來御時(坐力)昭陽舍、仍后町井當大將軍方、  
有忌之中、暫可遷坐上東門院之由有御志云々、因  
之今日可出御之又鎮星月日不可起土、并不忌起土之由、  
由兼有定也、

可令賴隆時親等進勘文之由、被仰頭辨、又明經算道之  
論義、可講問可召之由有議、先内々可告示博士等之  
由、僕奉之、又可歌合云々、未剋朝講了、蓮昭、問經  
救、問真範、懺法了僧俗退出、

三日丙戌 天陰降雨、早且可開食論義之由、告示明經  
博士賴隆、明法道成、算博士雅賴等、悅我道繁昌矣、此  
道成朝臣傳聞、故清慎公天曆十一年御讀經次、召諸  
道論義、其日紀傳醫道同參候云々、爲開實否、案内右  
府邊、御報云、天曆十一年二月廿五日、清慎公今日爲  
博士大内記後生朝臣、令始讀世說、尙復四人、文章生  
藤雅材、學問公方、同如丘、小野時遇等也、已剋令始

兩手番延引云々、

四日丁亥 天晴、參殿、朝講師平源、問圓緣、夕真範、  
問賴壽、次懺法、了着僧俗饌、入夜左宰相中將顯、於太  
閤御前書分殿上人、非藏人以上、依從分也爲左右方人、太閤被聞  
彼此云、歌題可撰用當時可然事小事也歟、將可撰四季  
題歟、人々或被申云、不似先例、用四季題有與歟者、或  
不談舊跡、可用當時題者、人有數、仍書出當時小事、  
月、五月雨、池水、其滿、豐夢、郭公、螢、火、昭、射、祝、戀、召左少辨經長、右衛門佐良宗兩  
人、以左方人并題等給經長、以右方并題給良宗、經良  
共歸座之後、各方殿上人於便所、大略儀雜事云々、了  
頭辨、進申云、分殿上人之時、先例皆分童、此度不然  
如何、就中若君可然右方也、其故非藏人有右、依付給  
簡一寸給左也者、右中宮權亮房、即進申云、簡一春宮  
亮行任朝臣子也、若君二也、然者男已任肅次被分、童  
何速其次第云々、辨申云、失奉付二也、如法家申可奉  
付一也、仰云、兩方申云共得理、後可一定云々、  
五日戊子 天晴、參結政、有政、宮内請印了着南、申文

讀、預講筵之者云々、祖父堀川太政殿下、博士右大辨  
佐世朝臣令讀也、世稱堀川院東廊設、後朝臣者佐世  
朝臣之孫也、堀川院被始讀之日、二月廿五日云々、自  
然之感尤有此時耳、有作文題云、春日於左相府閣亭聽  
講世說、同賦花氣酒中新云々、已清慎、公御記、非讀經次被尋蹤  
跡歟、諸道學生等朝夕雲集、時々被令論義、不被招賓  
客、藝事也、又常事也、貞信公御時例也、被戒論義之  
日、鎮以延引其事、有故耳、衰暮彌倍、心神昏迷、念佛  
之外更無他營事旨、如此子細面等了、入道太相府之  
時、卅講中間、有諸道論義、雖無先例、乘時與事歟、豈  
有與、亦有感、賴隆時親等勘文、可爲後覽、堀井之犯土  
不輕歟、是只流俗眼目也、難知時親心者也、論義何日  
哉、八句之體、衆中多憚、僧俗屬目、無處措身、不思懸  
之事也云々、已上右、府御詞、爲散齋結、詳記之、及未剋參殿、朝  
講師慶範、問道讚、夕以圓、問忠命、懺法了僧俗退出、  
左宰相中將、右兵衛督、余、暫候御前、和歌可有方人并  
題等事、大略儀定、入夜退出、左近馬場屋去年顛倒、依

食了入内、今日必有節酒、而不羞所失也、午後引參

殿、朝講師以道讚、問慶範、夕忠命、問以圓、懺法了僧  
俗退出、今朝左人々會合頭辨許、右人々會中宮權亮  
宅、定雜事云々、右近荒手番云、先々今日左近真手番  
也、而依兩先日延四日、仍次第延引歟、  
六日己丑 天晴、及未剋參殿、朝座今朝被行了云々、  
未三剋朝講、夕座講師濟慶、散花僧俗持持、廻池岸三匝、  
有舟、正方成道打壹有薪荷、三匝了僧俗復座、講了問慶  
範、講論了兩國亂聲、次散手、次貴德、次龍王、次納蘇  
利、殿上人兩三人每度晚□、此間着僧俗饌、及昏黑事  
了退出、  
七日庚寅 天晴、參殿、朝講師圓空、問以圓、夕源真、  
問惟命、事了僧俗退出、  
九日壬辰 天晴、大外記賴隆真人云、去六日奉勘文  
了、云々說時親取執不可奉云々、頃之歌合、右方君達  
被來向云、殿若君依救被給左方了云々、爲之如何、答  
云、先日左右人々雖被申請、各依所申有其理不給、恰



有宣旨者爲如何者、彼此申云、於今不可相覺、只每事可爲省略、就中舉周母當時第一歌人也、左歌可讀之有約、於今不可令請、是聊有所思所云也云々、

十日癸巳 天晴、及晚參高藏、及深更歸宅、風聞、住山城國散位源久朝臣、依敬害事、前年被追捕、而棄住宅遁隱之後、近來歸住本所云々、仍近曾又追捕搦其身、令候便所之間死去、便令棄其骸云々、先奏事由可左右歟、無音樂之如何、

十一日甲午 天晴、濟慶律師、右兵衛督等、被光臨、被示云、山座主與經救僧都淡端之間、多有過言、又賴壽律師依爲座主內生又加詞、此間多有雜言、僧俗流汗云云、

十二日乙未 天晴、參殿、依召參東面、被仰歌合并諸道論義事等、仰云、論義十八日間可召云々、未剋朝講、講師平源、問圓空、夕講師眞範、問以圓、有屬累先後論、兩宗學者共難有可申事、依不陳、依仰打聲、懺法了、入夜僧俗退出、

十三日丙申 天晴、參殿、朝講師忠命、問源眞、夕圓

空、問惟命、懺法了僧俗退出、入夜宰相中將相共過故戶部御許、予頭辨昨日密々法事、是依遺言修覺隨羅供云々、

十四日丁酉 天晴、參殿、講師圓緣、問平源、懺法了僧俗退出、

十五日戊戌 天晴、午剋參殿、以祭主輔親卿、可爲明日歌合判者之由有仰、經救僧都、賴壽律師、依去十一日雜言、殿御氣色不宜、日來不參入、今日有召參入、講師圓空、圓緣、次懺法了僧俗退出、諸論義依無遺日、不可召之由有仰矣、

十六日己亥 天晴、午剋許參高陽院、先是打鐘、僧等漸集會、頃之內府以下上達部皆以參入、是依有歌合賦也、講師源心眞、問忠命、懺法了着僧綱饌、食了撤之、有仰以紫端疊敷敷東北緣、爲左右方人座、北左、南右、去四月分雲客爲左、右、給申願令讀歌、當時堪能之、盟依各語讀之云々、去夕分參議四位爲左念人、左左、近中將、(兼)左兵衛右兵衛督、(恐有誤脫)、念人上達部起座向各方、左肚(○以力)文殿爲會、日脚欲傾之間、頻有催之間、三位中將參入、忽爲左念人向其所以、左方乘船二艘、

遊龍王破、漸以參入、班舞張之、藏人所雜色、并近衛司者等採梅、下前洲渡東橋

着北座、二藍直衣指貫、紅打同色袴、次雜色一人取打敷進東

橋東、藏人一人進向取之、入白佛面北敷之、佛面北柱西邊長押上南

北、次雜色二人昇洲濱重初所、藏人二人同向昇之置敷

物上、又雜色一人取納等宮机、進、藏人同取立洲上、件

宮机等以銀作之以金鏤之、所々彫透、調十枚扇、以題

目繪之書并入宮、其洲以金銀作草木、以瑠璃爲花葉、

以沈香作之石、以鏡水爲潺湲、打敷以浮泉綾染紫、所

所縫花枝、以象眼浮青色、所々施銀丸文、重之有員指

洲濱、藏人同取之、置佛前東緣北邊、其風流又莫非金銀、以松枝爲敷、在敷物、

召童爲員指、此間右方人々參入、會中宮御領小二、經南緣條殿、率參云々、經南緣

着南座、二藍直衣、青朽葉指貫、菖蒲重出掛、保童不見、是々若人々并六位所爲也、左右上藤或直衣宿衣、皆青鈍指貫、次

藏人二人昇洲濱、入自佛面間置長打出、洲中裁金銀羅紗、居十蝶於花上、其翼書歌、象眼羅紗、重以金銀泥繪、海賦爲敷物、次召管圓座三枚、敷佛前孫廂

緣南邊、洲上裁竹結架、所々、次召管圓座三枚、敷佛前孫廂

南北、上達部前北一枚、左講師座、南二枚、右講師并判者座、次召

等、着圓 次召祭主輔親卿爲判者、次召左右方人各一人、

左少將行經朝臣進取歌宮、立講師前、右中宮權亮兼房

朝臣、同林居同歌書銀之枝授講師、左先讀之、

月 其詞云、  
行經書實大納言  
夏の夜も涼かりけり月景の庭白妙に霜と見管な

兩三度吟詠之後右讀之、  
赤染衛門  
屋戸からそ月の光も増ける世の陰なく栖はなりけり

良久之後、左爲勝、五月雨、右先讀之、  
春宮  
五月雨の暗ななむるのとけさばちとせをへたる心地こそ

相機  
左、五月雨は三津の御牧の眞薦草苜干日間も不在と思

池水 右先讀之、  
四條中納言  
年を経天君の可住舎戸なれば池の水さへ濁世も無

左、千世を経天澄てふ水を堰入つ、池の心に任鶴かな

以堰入詞爲難、負、  
菖蒲 左先讀之、  
菖蒲草尋天そ引眞薦苜淀の渡の深き間爾

右、昔より盡の物は菖蒲草長き淀野に引はなりけり



爲持、

嬰麥

四條中納言 左、と子夏の仁保へる庭の加良國爾織る錦の敷志と所思

右、庭の面に唐の錦を織物は猶と子夏の花にさりける

左勝、

時鳥 右先讀之、

夜もすから待る物を時鳥久谷鳴りて過ぬなるかな

左、鳴の夜も鳴夜も更時鳥待と天安きいやはれらるゝ

爲持、

螢

左、澤水爾暗なる星の移るかと思はるは夜葉の螢なりけり

右、な立る五月のやみも無けり澤の螢のさかふ光に

爲持、

照射、

左、五月やみあまつ星たに出ぬ夜もともしのみもややまに

見えけれ

右、五月やみほしに懸天ともし比うしろめたくやしかは

見ゆらん

祝

思遣れやそ宇治人の君爲一心に祝を

左、君世は白雲懸つくはやま峯のつよきも海となるまで

右勝、

戀左同

黒髪の色もかはらぬ戀すとてつれなき人に我處老ぬる

逢満天とせめて壽のおしければ戀こそ人の祝なりけれ

陸奥前守孝義朝臣進藤下、取山吹織物掛一領、授判

者、三位起座、於東縁再拜退出、次召左右堪歌絲之殿

上人御遊、此間羞肴物、書盃酌、又召水飯、頃之内府有

起座、有引出物、其後猶御遊、及曉更大納言三人各

馬一疋、天徳後無此事、仍爲備後監、略以記之、

十七日庚子 天晴、及午後參内、春宮大夫可被定奏販

給使之由云々、仍左大辨共候仗座、左宰相中將、右兵

衛督被參殿、了申剋大夫被參入被定、左大辨執筆、右

兵衛佐朝棟爲送文、下向信乃國、仍以中務少輔成佐爲

其代、右衛門權雅佐康長谷、以內匠頭兼懷爲替、被奏下、入夜歸家、

十八日辛丑 天晴、午剋參殿、講師賴壽、問經教、次御

誦經、信乃、次行香、諸僧給布施、僧綱等相取之、凡

了、僧俗退出、傳聞、歌合日左方調槍破子十荷獻相府

云々、先日兩方有調御前物之聞、有如此事不可爲仰、

被制止了、而今被承引之旨如何、

十九日壬寅 天晴、及晚參内、右衛門督同參入、頭辨

下石清水奏狀云、可令卜筮、即仰辨令召諸司、中臣卜

部等有障不參、陰陽寮參入、仍令奏事由、於陣掖令卜、

云、仰、以七口僧、於彼宮寺、七箇日可修仁王講之由、

可給宣旨、次上卿令同辨申關白云、故中務

卿親王、并民部卿等薨由、今日可奏、又民部卿息權左

中辨經任朝臣、大膳大夫敦頼朝臣、式部錄進奉等、復

任事、同欲申行、而理須先薨奏、次可奏行復任事也、而

薨奏後不可奏他事、仍尋先例、故按察大納言成、不薨奏

以前、息子等復任者、爲之如何、仰、大納言例依隔日牢籠

所申行歟、或薨奏以前任其替之例間有之、於今日事不

似件等例、任同日有薨奏復任事乎者、依仰只行親王并

戶部薨奏事、親王一枚、入夜退出、後日可行復任事云々、

廿一日甲辰 天晴、自今日以廿一口僧、七ヶ日於御在

所被行法花不斷御讀經、七口、及頭辨、率右方殿上人、

爲和歌賽、自船參石清水并住吉等、奏音樂云々、

廿三日丙午 天晴、早旦參結政、先此左大辨被令右少

史致親申文、致親之外左大史義成雖候時、申文時必可

有座以史致親又重不可申文、着座又不可有無申文、仍

暫猶豫之間、右少史賴政參入着座、左大辨早被問上卿

參不、賴政申被參之、由即解文束緒、次余着座申文了、

此間上侍從中納言起左衛門陣座、着座仗座、官掌申文

上不着之由、左大辨以下次第起座入内、頃之退出云々、

廿五日戊申 天晴、參殿、春宮大夫、左兵衛督、左宰相

中將二人、右兵衛督、三位中將等被參入、言談數剋之

後、各退出、今夜女院自内可退出給、又明日春宮可出



御上東門院之由、兼有議、而後日可被忌之由、傳右大臣依被申、延引云々、又今晚、左方殿上人自住吉歸京、頭辨參殿、申物詣間事、并獻於住吉所讀之歌等、資業朝臣書序代云々、

廿六日己酉 天晴、人々云々自朝四日以後依不降雨、田島共干損云々、

廿七日庚戌 天晴、及未之間參殿、被立自昨日有牛斃之由札、仍不昇退出、參內、頃之上達部參入、申剋許有御讀經結願、須明日結願、而依早明日可被立、丹生貴布禰使、仍今日結願也、行香了、權大納言長、於左仗座、被定廿一社奉幣使、筆、加日時勘文、

來月、令頭辨奏、即返給云々、外記退出、頭辨云、依牛斃、定三日、不可內親覽之由、有殿仰、直奏下幣物請奏文可然歟、余云、無指仰、先申事由可被左右歟、又云、奉幣日可幸八省之由、依有仰、只今可參殿、其次申事由可左右也、

廿八日辛亥 天晴、參結政、無政、剋限過入內、先是侍從中納言於仗座、被行立丹生貴布禰使事、是左右馬寮所進之黑毛御馬、其毛不黑云々、仍令史實檢、被仰可進實黑馬之由、頃之替進了、午剋奏宣命、召使藏人等

於膝突、給宣命、藏人次第奏、丹生賴家、貴布禰奏通、給宣命、出敷政門、向左衛門陣、受御幣進發矣、暫上共退出、先參齋院、次歸家、

六月

二日甲寅 天晴、參殿、午後退出、左衛門督今晚令產男子給云々、其所被詣訪公卿大夫兩三被議云、雖不着座、已入門內、明日入內非無事憚云々、聽及殿聽、被仰無故之由云々、去月四日以後不降雨、仍田島共可損之由云々、仍明日有八省幸行、可被立奉幣矣、

三日乙卯 天晴、已剋參內、先是權大納言長、着左仗外座、被行奉幣雜事、內府着與座、使々參具了、被奏宣命、午剋出御、左右近陣立、公卿列立、少納言入左腋門給鈴、左右近將監進南階、昇寄御輿、左右開門、幸八省院、主水供御手水、次召小舍人、少納言參進、召使々等給御幣、此間權大納言着東廊、召生給宣命歸北廊、頃

之還御、次權大納言於左仗、給々給他社宣命、此間雷鳴、感忽、余爲平野使參詣、及歸家、

五日丁巳 天晴、參結政、上不參、仍無政、結政了出立、左宰相中將下立陣北屏下、相揖次第入內之間、少納言家業出自局之、加右少辨、次入右兵衛陣、相分行此云々、是總不見不聞之說也、頃之退去、

六日戊午 天晴、參殿、召御前、被仰祈雨事等、相次召頭辨、被仰云、近代於七大寺被行祈雨御讀經之例可令者、脫字、及午後退出、

八日庚申 天晴、參內、頭辨相示云、去七日大內有犬死、仍月次神今食等延引、先例有內穢之時、於神祇官被行、而件官屋等去年顛倒後未造立、仍延日、於中院可被行之由、有定也、頃之退出、

九日辛酉 天晴、大夫史義賢朝臣來云、於東大寺大佛殿、集七大寺僧、自十四日三ヶ日轉經、可祈雨之由、并於龍穴同可祈宣旨、賜綱所、雖神今食以前、炎旱日久、田園可損之由、依有先例、所被定行、僧數并施供等、任先例所被行也云々、

十一日癸亥 天晴、參殿、被仰中宮御祈事等、大底付十八日月次祭使、公家先被祈申太神宮之後、自廿一日可被始行之由、所定申也、次申云、前日宮仰云、欲行啓齋院、有使之時、可申事由者、爲知先例、今朝案內先齋院、御報云、任者三月廿余日退出者、爲之如何、仰云、未定間候、及三ヶ月之比退出歟、宮御事大一定歟、然者行啓尙不穩歟者、頃之參內、先此結政了、仍不着、入內候仗座之間、藏人示召由、即參御前、被仰中宮御祈事等、及午後宮內卿被參入、被行位記請印事、中務輔忽申障、仍奏事由、改左中將良賴朝臣、欲爲輔代之間、同府少將經季朝臣參入、爲輔代被行請印事、先宣旨其賴朝臣從事、若於殿上有被召仰也、然奏者未可、而經季朝臣上彌歟、不然者上彌又可取案內奏者歟、及晚退出、今日月次神今食等延引之由、八省東廊有大祓、上右兵衛督云、

十三日乙丑 天晴、參殿、依早明日輕犯輩可被免、其次史政義并伊勢守賴兼、散位實範、左衛門尉明衡、及小一條院々司等、被優免之宜歟者、頃之退出、



十五日丁卯 天晴、午後參御堂、例講例時供養法了、入夜參先齋院、御惱危急云々、歿後事令注置給之由有仰、入道中將被候、可然之事一向中將被申契云々、今日自酉入夜降雨、水湛地上、及深夜雲收月明矣、

十六日戊辰 天晴、參殿、申中宮御祈事等、其所行、先日(○行)廿一日(○箇)日間、山座主於山上、行七佛藥師法、又大僧正於法成寺藥師堂、可如意輪法、權僧正於石山、可同比(○法)、延尋僧都於仁和寺觀音堂、可同比、又賀茂上下平野春日等社、各居一口、同七日可令轉金剛般若經、山階寺金堂、南圓堂、井東大寺大佛殿、藥師金堂等、同七日行、御布施、日(○按)讀經當在行下、此外石清水年來被居僧、仍此度不居也云々、

十七日己巳 參結政、而先是了諸辨入內云々、仍不着、參內、上達部被候殿御宿所云々、仍參入、頃之春宮大夫被參入、於御宿所、先被撰定廿一日御讀經可召南左大辨執筆、北學生僧綱以下、次大夫於左仗被清書、余同候座、加日時文、令頭辨奏、即給之下辨、次辨令成施供請奏、申上卿、次奏下、事退出、

十八日庚午 天晴、不他行、午後頃權辨被過、言談之間、被示云、廿日可申行復任事之由、一日大外記賴隆

真人示送、仍廿二日許(行)歎欲參內者、余聞云、廿日復任如何、其故者、中宮自四月有御懷任云、仍先公家令祭主卿、廿日於神祇官西院被祈申伊勢太神宮之後、自同廿一日、宮方可被始他內外御祈也、然者被始吉事御祈之(日)、奏復任事甚無骨歎、是密々儀也、仍外記不知歎、辨被諾了、

十九日辛未 天晴、自廿一日可始御祈之由、遣仰所々山座主、番僧八人、鷹司殿被行、大僧正、番僧八人、依召在京自奉權僧正、余奉之、遣仰僧正許、延尋僧都、番僧六口、侍中守公僧都可候春日事、并山階御讀經事、余遣仰、布施、東大寺、藥師寺、同前、賀茂上、濟祇僧都承、同下、大僧正、平野、尋僧都居、使等、供自聽行也、

廿日壬申 天晴、及晚聞殿下御風發給之由、即馳參、人々多被候、但御心地頗宜云々、及未剋退出、左中辨被示云、祭主輔親卿、於左仗座仰云、自今日三ヶ日、於神祇官西院、中宮平安可令誕生男子給之由、可祈申伊勢御神宮者、

廿一日癸酉 天晴、早旦參殿、御心地宜之由有仰、頃之參八省、春宮大夫不着東廊座、被候大極殿云々、仍直入堂、僧等隨參入座、且讀經、余先途(達)行事左中辨同見參僧數、辨云、所參之僧、々綱三口、凡僧五十三口也、未參僧綱三口、凡僧一口者、令史雅政申關白殿、是見參所(○可力)見、次着座、申上卿云、關白御消息、令僧等之由依有仰也、儘可令讀御讀經者、及午二剋、權律師源心依上宣御導師、頭左中辨就禮盤右邊、仰御讀經趣、先是候上、散花間忽雷鳴降雨、僧俗感般若靈驗、諸僧復座後、四位少將資房朝臣着膝突、仰可賜度者於諸僧之由退出、上卿被申會、先例近衛司仰、上卿次進御導師許仰也、而只仰上云如何、彼此被申云、隨仰可、御導師歎、因之上卿召少將、仰可仰御導師之由、少將就導師右仰之、未剋結願了、諸僧着於小安殿非時座、內藏、大膳、設會院、各備廿、非時了上卿仰辨、令打鐘、公卿着座、諸僧着座、御導師着、作法如朝、但堂童子連參、仍朝座左右各一、及西剋之間御結願、行香、東公卿、西辨、少納言、大、畢僧俗退出、先是侍從

中納言被示云、資房者宣旨仰上卿、不仰僧之由、人々被難云々、是依右府命所爲也、今朝參右府申案內、命云、於如大極殿之所、敕使仰上卿、々々令行事辨若威儀師仰御導師者、因之可爲歎、但依上仰之御導師、又有何事乎、抑擁被難之旨不當云々、又今日灑雨入南廂中、仍仰所司寄僧座於北、并公卿座令敷母屋、他御裝束皆如常、施供僧綱二疋、手作二端、米二石、威儀師同之、凡僧絹一疋、手作一端、米一石、從儀師同之、傳聞、四條宮女御卒去云々、



廿三日乙亥 天晴、早且自中宮有召、參入、謁宣旨君、相示云、自廿一日間有水事、去夕夜半許丸血下、獨難左右、仍招藤三位、密々示事由、口惜思無限者、聞難無比、但今明日次不宜、仍不可左右、又廿五許令大僧正開殿給之後、撰吉方令置給之由聞了、又於御湯殿邊、謁藤三位、主上思食歎無極云々、

廿四日丙子 天晴、早且參先齋院、謁入道中將、昨日依重日不參之由、并他雜事小聞了、歸家、

廿五日丁丑 天晴、及晚景參先齋院、戌剋出自北門、判官光兼乘燭、亥剋許到蓮臺廟、件所御故、被點云々、先去葬所一許町作布衣着當色、御車（行障九基、官史生、內藏史生持之）、次入備葬禮、車張雨革、輪卷手作、先火、次幡六人、（皆着當色）、次入道中將以下祇候、迎火七人乘燭、分立鳥居左右、迎火人余所催也、皆衣冠、藏、先鳥居外立御車、懸、導師、法橋、咒願、大史生頭所隨身也、僧都、了昇御車、奉入葬所、余示前伊賀守光清、以車給咒願、以牛給件導師了、內藏頭阿波守相共、祇候外鳥居西邊、及曉歸京、御骨光清朝臣持之、入道中將相共持向、三井寺、可奉置可立御堂之處云々、葬所作法、

外垣引調布、鳥居懸手作、內垣鳥居引懸生絹、又火屋上覆同絹、事了件材木絹布等施給蓮臺廟聖云々、

廿八日庚辰 天晴、以康朝臣來云、室町殿先齋院御在所、加賀前司限四千石可給留之由、申定了、即其直散用中大僧正、大略所定如此、令申事由可改定者、薨後善事方、千三百余石、御卅九日間僧供女房等雜用三百余石、三井寺御堂作新千石、給新千石、殘二百九十余石者、相示大底不惡、因之可被分充者、

廿九日辛巳 天晴、大外記賴隆真人云、去廿六日有政、上宮、衛後右衛門督被參入、依無忌催左中辨、任、大膳大夫敦、等、復任申行之、同日各申行齋院御薨奏、依少納言不參、金吾進弓場云々、遁世之人有御服之時、薨奏、先齋院不可有御錫紵、而外記所申行如何者、余云、於親王者不論入道幼稚、雖無御服奏云々、入夜解除矣、〇廿四日以降諸本多誤脫、今一々不訂補、宜看類聚雜例、

### 類聚雜例

長元二年正月一日辛卯 天陰降雪、早且參宮、次參關白殿、依□如常有音樂、

二日壬辰 天晴、關白殿無臨時客、右府以下又無儲云、

十七日丁未 今日已剋關白殿改鈍色、着例色衣、無御云、宮未刻同改鈍色、令着例御裝束給、同無御被云々、

同二年八月十三日己亥 天陰時々少雨、參殿、次參內、風聞權僧正心譽昨日申刻許歸空者、日來惱腫物、而不經幾程平復之後身內猶有苦、已以入滅、庶人云、不知內損當此災歎云々、入夜關白殿令參給、令候宿給、

十月十七日壬寅 天晴、傳聞、太政大臣今朝薨卒云、及午後歸宅、

十九日甲辰 天晴、今朝頭中將被案內云、故大相國薨奏可有之由云々、御籬可下哉否如何、或記云、薨人非

御傍人不下云々、就中村上御時知利親王薨奏日不下、依不御傍人云々、太政大臣如何、報云、左大臣以上何有差別哉、但延喜御時時平光兩大臣薨奏時下御籬之由見殿上記、抑依近代例令申行給何難有之事哉、後聞、依非御傍人不垂御籬云々、

廿二日丁未 天晴、申行故大相國薨後雜事、上侍從中納言、文章博士為政勘申謚號、仁義、主計寮勘申封國、甲斐、右少辨作宣命、今日儀准故法住寺大臣御例申行也、

十一月卅日甲申 天晴、參法成寺、依十講始也、始從今日奉為故殿所被行也、

十二月四日戊子 天晴、參御堂御十講了、次念佛、次給請僧布施、入夜退出、

長元三年三月廿二日乙亥 大僧都永昭去夕死去、受病之後至于第七日有此災云々、二、件人顯密兼明、已為閻浮之大導師、今以損亡、世以為歎、如喪父母云々、近會守道卒去、陰陽道已斷盡之中、曆道全無其人、方



方有此災、可歎可恐之、

同三年六月十五日丁酉 天晴、依僧正御喪、請廿箇日

假不仕、申二剋於丑方着服之、

廿一日癸卯 天晴、早且小舍人忠茂來、告有召之由、

先參關白殿、依御物忌於門外 [ ] 召參內之由、

但云早可參入也者、

七月七日戊午 天晴、參殿仰云、去夕彈正親王薨云

云、未薨奏以前、明日陣定并被任紀伊肥前等關如何、

以此由可問右府者、參小野宮申仰旨、被申云、彈正御

子非御傍親、薨奏以前被行除目等事有何難哉、就中村

上御時、雖御傍親喪薨奏以前被行雜事之由云々、先以

此由申殿、可然事也者、入內、入夜退出、

七月九日庚申 天晴、從內有召、依爲服有憚宴座、就

中屈昨日忿劇心神不快、仍障不參云々、

廿七日戊寅 天晴、參殿、仰云、自內有可聞食釋奠內

論義仰、而彈正親王薨奏未申行以前被論義如何、可令

尋先例者、

廿八日己卯 天晴、薨奏以前聞食內論義之例可勘送

之由示大外記許、依候仰也、

廿九日庚辰 天晴、大外記文義來云、去寬弘六年七月

廿八日中務卿具平親王薨、同年八月五日<sup>丁</sup>、釋奠云

云、講論之後百度座、了上卿以下退出、無宴座、是依具

平親王薨奏以前也、件親王當時文之祖長也、仍雖無指

例所被停止也、同六日無內論義、博士學生等給祿了、

同十四日具平親王薨奏云々、以此勘文令覽、殿仰云、

以寬弘例不可准、此度可有宴座也、抑於內論義者、隨

仰可申行也者、余申云、大博士貞清重服、助教賴隆任

筑前之日無兼字、其後不還任、助教重親、直講忠隆雖

有其身已有忌者也、敢不可奉御所役云々、就中學生等

不叶云々、爲之如何、仰云、以未練博士不可聞食、可奏

博士不具之由者、

八月二日癸未 天晴、入夜右衛門督參陣、外記相親申

薨奏可有之由、上卿諾之、相親唯退歸、取攝薨奏杖進

居小庭、上卿目之、相親唯進膝突奉文、上取之披見了

返外記、々々取之插杖立小庭、上起座、經軒廊東二間

進弓場、付藏人兼安退歸退出、藏人奏之、以文置々物

御厨子、以杖從所方令返外記給、余退出、

三日甲申 天晴、參右府、奉下宣旨、次奏聞薨奏事等、

余申云、無少納言內侍等之時、上卿進弓場、付藏人退

歸於陣座、可停內豎音奏之由仰外記云々、於文插者後

日外記從藏人所受之云々、余申云、陪膳時警蹕如何、

命云、不止、凡陪膳警蹕者、伊勢奉幣當時、國忌等之外

不可止歟者、

長元五年八月廿五日甲子 天晴、依召參關白殿、依爲

御物忌、於門外令申事由、被仰云、故殿御領在近江國

甲可郡大原庄、可奉中宮之由有遺言、而依日次不宜、

于今未奉也、今日宜日也、仍奉之、早持參此公驗等、啓

事由可預大進義通朝臣、是依仰預小二條殿修理事、以

件庄所出之材木等、爲充用彼殿修理料預給之由、仰知

彼朝臣可預也、又以宜日可仰始彼殿修理之由者、奉此

旨、參結政、上不參、仍無政、次入內、次參宮御方、啓事

由、以公驗預義通朝臣、令示仰旨了、

八日丁未 未時參內、々大臣、東宮大夫、左衛門督、二

位中納言、新中納言、右兵衛督、新宰相、侍從、宰相等

參入、被下定伊勢太神宮大宮司大中臣兼任遭喪件替

可被任哉否事、副外記祭主等勅申前諸卿定申云、件宮司

遭喪時、或任替人、或過忌年復任、前例兩端、善惡難

定、又復任之事、寔雖注史籍、年紀已尙事也、有爵、先

勤彼時故事、追可被定行歟者、即隨定申停任兼任、但

其替可任者、成功者二人、一人有事被科祓者、一人五

位無前例云々、件二人可令勘前例者、仍召外記仰其

由、大臣以下退出、

長元四年正月廿日戊辰 天晴、參殿、及午刻歸宅、入

人云、春宮權大進成行朝臣、去十七日夜馳向燒亡所之

間、忽自馬落、心神背例、同十九日晝以卒去、人々云、

是逢如鬼神之惡物歟云々、

十二月廿三日丙寅 天晴、參殿、被仰云、民部卿室家、

去廿一日死去、仍卿蒙思之間、難奉充齋院新加御封



歟、

廿九日壬申 天晴、有召參殿、暫詣戶部御許、問室家喪、及晚歸宅、

長元六年三月廿七日壬辰 天晴、傳聞、左衛尉宮道式光朝臣今曉卒去云々、日來不受用飲食、漸衰乏、遂以入滅云々、

四月三日戊戌 天陰、傳聞、左衛門尉豐原爲長昨日死去、靈氣所致也、

十二日丁未 天晴、傳聞、昨日晚定基僧都卒去云々、月來飲食不受用、經日衰屈、遂以死去云々、

五月二日丙寅 天晴、去夕佐渡前守公行頓滅云々、六日庚午 天陰、今日小兒瘡病不起、讀經靈驗歟、

十日甲戌 天晴、典藥屬永盛去夕頓滅云々、又近曾大膳屬於攝津宿同頓滅云々、頻有此事、可恐歟矣、

六月廿七日辛酉 天晴、駿河前守忠重朝臣去十五日卒去、其郎等內舍人藤原重成居住美濃國云々去夕密通女房曹司云々、即令問其女、初雖稱不立會之由、慥令糾問之

處已會合云々、

十一月十三日乙亥 天晴、風聞、春宮大夫北方年來被責風氣并怨靈等、思今朝忽死去云々、昨日依病重爲尼、

十二月廿八日庚申 天晴、入夜詣東宮大夫、帥中納言等御許、弔室家喪歸家、

長元七年三月七日丁卯 天晴、兵部丞則經今朝卒去云々、今日之外忽亦依無宜日、請三日假、并申刻出東河原、即解除々服、

八日戊辰 天晴、依姪假不他行、閏六月十四日辛未 天晴、今日故尾張守冊九日、於醍醐令修云々、仍調僧前送之、

廿七日甲申 天晴、傳聞、豐後權守有道、於左衛門府弓場卒去云々、是數月沈痾病、不可存命之由所由等雖進申文、不能奏達之間遂於公所閉眼矣、頗不穩之事也

云々、經數日病患平損之後惱腫物、欲卒之間檢非違使等加實檢、探出看督長宅之後死了者、忽是爲避穢公所

之由并不達所由訴之難等所可相構之詞歟、數月沈重病

十六日壬寅 天晴、已刻許頭中將被光臨、相示云、右武衛蒙思之後、此兩三日神心相違、時々反胃、今朝俄以薨、彼家中悲歎無限、先日卒死長女、未葬在彼家、重

有此事、如此之時、以誰先可葬乎、答云、未見聞事也、悲之又悲也、頃之被歸去了、

九月十七日癸卯 天晴、今日之外無可奉假文日、仍令案內右府邊云、今日外廿一日以前無可奉之日、仍今日

奉假文并欲着服、葬送以前奉假文如何、御報云、葬送以前奉假文又是恒例也者、隨此命召陰陽師可令勘日

時、以西剋着服奉假文、殿上外記結政所等出之、或者云、應司殿重惱給、仍關白殿內府令參候給云々、依假并服衣不調不參

應司殿云々、

廿一日丁未 天晴、早旦出東河被除服、次參應司殿、依召參中宮御方、次參結政、入內參殿上、

廿一日丁未 天晴、今夜故右兵衛督葬香隆寺邊、并其女子葬大谷寺邊云々、女子事漏刻博士公信武衛存日有約束勤仕武衛事陰陽允行國勤仕云々、

子同日葬送未見未聞之事也、但女子兼日持到大谷寺

并所由申文無人洩達之由、兼日具所傳聞也、尙雖重犯者、身病有實忽給暇、平復之後可召禁歟、而不達其申狀如何、

九月三日己丑 天晴、傳聞、右武衛相公長女昨損亡云云、依爲復日不弔、

九月十日丙申 天晴、參殿、次參結政、事了退出、左大辨妹去七日死去、仍觸穢不被參入矣、同七日義光朝臣

死去、反胃爲病、又去月廿五日住大和吉野郡安養寺尼願證入滅、是故源信僧都妹、多年念佛、今及老後病痾不離、

辛苦年久、死日前七々日宿病皆除、向西念佛、乍居歸空云々、

又東塔良明關梨去三日死去云々、顯密朗覺、念佛年深、彌住正念忽以卒、依遺言深山構棚、置其上之後、經

兩三日弟子等臨檢其所、雖有衣裳骸骨不見、傾奇無限云々、

十五日辛丑 天晴、問右武衛、返報云、悲歎之間心神依違、不堪委聞云々、



云々、

十月十五日辛未 天晴、參殿、頃之參內、有政、請印了入內、有御讀經定并復任事、次道利奉薨奏文、入宮、上卿披見、了入宮給外記、々々給之欲立小庭之間、上卿仰云、退出以勘文挿書杖可候者、即退出、挾杖立小庭、上卿起座、左廻經階下進弓場、外記取書杖相從、上付藏人辨奏之、返書杖、勘文留御所、令持外記歸着仗座、外記持杖退出、頃之上下退出、見先例、上卿令外記仰內暨停音奏、而此度不見被仰之由如何、今夜有月蝕、

十一月四日庚寅 天晴、降雪積二寸許、春宮大夫被行室家周忌法事、仍僧前一具并可來問之由前日有御消息、而依觸穢奉精料解文、手作掛段、并申障不詣云々、

長元八年正月九日甲午 天晴、四位少將資房室家丑剋許產、及明死去、

二月三日戊午 天晴、午後參殿、御叔父椎山君去年冬末卒之由今朝申之、仍春日使停止云々、

三月廿三日丁未 天晴、或者云、民部卿夜前自鬼所被

歸之間神心違例、夜半許氣斷、于今不温云々、爲問實否案內家人許、其報云、已實事者、可憐可歎、何事若之乎、當時賢才右府戶部歎、而府及衰暮、戶部當此災、如向暗夜之比也、

廿五日己酉 天陰降雨、今夜故戶部於石蔭葬之、五月十三日丙申 天晴、參殿、講了退出、入夜宰相中將相共過故戶部御許、即頭辨昨日密々法事、是依遺言修曼陀羅供云々、

十九日壬寅 天晴、及晚參內、石清水奏狀事被定之、次上卿令同辨申關白云、故中務卿親王并民部卿等薨由今日可奏、又民部卿息權左中辨經任朝臣、大膳大夫敦頼朝臣、式部錄近奉等復任事同欲申行、而理須先薨奏、次可奉行復任事也、而薨奏以後不可奏他事、仍尋先例、故按察大納言行成、不薨奏以前息子等復任者、爲之如何、仰、大納言例依隔日牢籠所申行歎、或薨奏以前任其替之例間在之、於今日事不似伴等例、何同日有薨奏復任事乎者、依仰只行親王并戶部薨奏事、親王一、故戶部

一、入夜退出、後日可行復任事云々、

六月十八日庚午 頭辨被過、言談之間被示云、廿日可申行復任事云々、一日大外記賴隆真人示送、仍廿二日許欲參內者、余問云、廿日復任如何、其故中宮自四月有御懷妊云々、仍先公家令祭主卿、廿日於神祇官西院被祈申伊勢太神宮之後、自同廿一日、宮方可被始他內外御祈也、然者被始吉事御祈之日奏復任事甚無骨、是密々儀也、仍外記不知歎、辨被諾了、

六月廿一日癸酉 天晴、傳聞、四條宮女御卒去云々、

廿二日甲戌 天晴、先齋院申剋卒去給云々、

廿四日丙子 天晴、早旦參先齋院、謁入道中將、昨日依舊日不參之由、并他雜事等聞畢歸家、

廿五日丁丑 天晴、及晚參先齋院、戌剋出自北門、判官光派乘燭、亥剋許到蓮臺廟、件所御座所先布衣着當色、被點云々、先去葬所一町許備葬禮、車張兩半、輪卷手作、先火、次幡、安主持之、次御前僧六藏御、次入道中將以下祇候、迎火七人秉燭分立鳥居左右、迎火人史生等余所催也、皆衣冠、藏史生頭所隨身也、先鳥居外立御車、懸、導師、橋

祈咒願、前大僧統、都光慶、昇御車可奉入葬所、余示前伊勢守光清、以車給咒願、以牛給導師、畢內藏頭阿波前守相共祇候外鳥居西邊、及曉歸京、御骨光清朝臣持之、入道中將相共持向三井寺、可奉置可立御堂之處云々、葬所作法外垣引調布、鳥居懸手作、內垣鳥居引懸生絹、又火屋上覆同絹、事畢件材木絹布等、施給蓮臺廟聖云云、

廿八日庚辰 天晴、以康朝臣來云、室町<sup>先齋院</sup>御座所、加賀前所定如此、又云、申事由可改定者、薨後善事方千三百余石、御冊九日間僧供女房雜用三百余石、三井寺御堂作料千石、女房給料千石、殘二百九十余石者、相示之大底不惡、因之可致分配也、

廿九日辛巳 天晴、大外記賴隆真人云、廿六日有政、上宮、衛後右衛門督被參入、依無忌權左中辨、任、大膳大夫、敦頼、等復任申行畢、同日又申行先齋院薨奏、依少納言不參、金吾進弓場被奏云々、昨日自或所被示



之、一日先齋院御薨奏云々、遁世之人有御服之時薨奏、先齋院不可有御錫紵、而外記所申行如何者、答余問云、於親王者不論入道幼稚雖無御服奏之云々、入夜解除矣、

七月八日己丑 天晴、威儀師鴻助來云、傳聞、山階別當扶公僧都昨日申剋許卒去、是日來不例之中、一日俄霍亂之由於南京所聞也、而昨日晚有召京上、其間不聞如此之事、今朝於頭左中辨御許所承也者、件人爲一道之長吏久仕朝、尤可悲歎云々、

廿七日戊申 天陰降雨、參殿、及午後參先齋院、五七日御法事也、供養佛像六觀音、并法華經一部、關結心經各一卷、阿彌陀經十卷、觀無量壽經一卷、講師眞範已講、々經畢例時、僧等給布施云々、

八月四日乙卯 天晴、參殿、頃之參先齋院、六七日也、仍令源泉閣梨供養佛經云々、

六日丁巳 天晴、去夜右兵衛督尊堂卒去、寅剋入棺、今夜可移德大寺云々、爲重日之中、依可參歟奠不弔、

可有御讓位之由奉詔、次參啓東宮之間忽以晏駕、於今者不可被行其儀、只令持御劔等早可被參昭陽舍也者、次召左少將行經朝臣、中將資房朝臣等於晝御座前、被仰令持神璽寶劔等可持參昭陽舍之由、即自承香殿北路被參彼舍矣、新帝御方事畢關白相府并上達部歸參、大行皇帝御在所方男女上下莫不哀哭矣、先是女院并中宮各還御御在所云々、內大臣教通、中宮大夫長家、左衛門督經通、右宰相中將兼經、等雖候大內、依不束帶不被參昭陽舍、又源中納言顯基、右兵衛督隆國、等、依重服同又不參、又右大臣實資、着布袴被參候矣、右中辨經長朝臣等祇候云々、關白左相府召後院別當定經朝臣被仰云、殿上男女房并藏人所等熟食及御殿油所々油等自後院可令渡也、又御厨子所御菜料并御飯等同可令渡者、又齋院出院渡東隣乳母宅云々、又先例如此之時必有警固々關等、可被行歟、相府於夜大殿南戶召余、參候、仰云、警固等事尤可然、但忽難行其事歟、就中敕符御書新主書給有憚歟、余申云、如此之時警固、推量新

八日己未 天晴、早旦向德大寺、予、宰相中將并武衛等也、次聞之一夜重日令他處給、并從西門出給如何、武衛答、皆是亡者遺言也者、頃之歸京、大將軍在西、并王相方也九日庚申 天陰終日降雨、今夜武衛尊堂葬送云々、件葬所當大將軍方歟、德大寺丑寅方一町許者、令藤生所被點也、仍不避其忌云々、

十一日壬戌 天晴、調講師前、備僧等非時、送前齋院、又清書御願文右少辨作、加署同奉之、今日七々日御法事也、依定考自不參入云々、

十二日癸亥 天晴、故右武衛室家去夕卒去、是去年自別武衛之時于今病、遂亡歟、

長元九年四月十七日乙丑 主上自去三月之比不例御、朝間降雨、上東門院召關白相國、細馬一疋使別當筑前守隆光朝臣被奉住吉社、又以納殿唐綾四疋爲御幣、奉石清水、中宮亮爲善朝臣、賀茂上下、內藏頭師北野、左中將資有御祈、式部大輔實業朝臣奉敕草進祭文、紙屋、漸及戊刻之間、紙、更不奏覽、召使等於弓場殿給之云々、遂崩於清涼殿、春秋廿九、在位廿一年、〇年、關白相府被示仰諸卿云、

主被行歟、案事情御書新帝所書給歟、就中可固關之由有賜宣旨之例、尙可被行歟、仰云、可問公卿者、即出問之、彼此被申云、忽難被行歟、以後日被行有何事乎、即申此旨、  
長元九年四月十七日 天皇崩於晝御帳、前權大納言被傳關白相府御命云、神璽寶劔奉渡昭陽舍作法如何者、申云、上達部令持近衛司可持參歟、但撰吉時可被奉歟者、權大納言以此旨申相府、即歸來命云、求吉時之間自時刻推移歟如何、問上達部可申者、進殿上以此旨問上達部、民部卿、右衛門督、藤中納言、權中納言、源中納言、右大辨、新宰相等侍殿上、人々申云、經階前并敷政門等可持參歟者、以此旨令申畢、余又申云、先例如此之時、必有警固々關等、可被行之、次相府於夜大殿南戶前召余被仰云、警固等事尤可然、但忽難行其事歟、就中敕封御書新帝有憚御歟、余又申云、如此之時警固推量新帝被行歟、仍御書新帝令書之給歟、就中可固關之由有賜宣旨之例、尙可被行之歟、仰云、以件等旨可問諸卿者、進殿上問之、彼此被申云、忽難



被行、以後日被行有何事哉、歸申此旨、仰云、奉渡劔璽之後、今夜又可渡物等如何者、申云、御笏御袍等早可被渡之也、次時簡并殿上御倚子、晝御座大床子、同二階厨子等代々被渡者也、仰云、於御袍尤可有其憚、雖不渡有何事乎、但件旨可問諸卿者、又進殿上問之、人申有憚之由、仍不可渡之由定畢、次相府招內府被候殿內、被問之、奉安御帳內劔璽等、不令知女房奉取可被來者、內府歸入取之來座、關白相府受取之、奉安晝御帳內之後、召近衛司左少將行經、同中將資房、參候御帳前、關白相府褰御帳給、被仰可奉取之由、行經跪行取御劔、次資房取御璽出殿上、關白并內府等出御殿上、々達部兼列立弓場殿、近衛官人二人乘燭前行、主殿官人、不參候也、此間關白相府自承香殿北路參御昭陽舍、令申持參御劔等之由、畢於南廊着御裝束給、畢歸參御々前、面蒙關白詔之後、被下昇殿侍中宣旨歟、

十九日丁卯 天晴、內大臣、藤大納言、賴宗、中宮大夫、能信、權大納言、長家、新大納言、師房、民部卿道方、右衛門

督、資平、權中納言、定賴、右大辨經賴、等參會關白御直廬、疑華被定雜事、

一、中宮可出御事、

人々被申云、先帝御葬送以前、擇吉日有御出宜歟、

一、先帝可奉遷他所哉否事、

彼此被申云、自禁中被行發葬之禮頗可有事憚、奉移他所之後、自余備葬禮可有御葬送歟、但無日次者非此限矣、

一、可奉遷之所事、

人々被申云、一條院宜歟、但破損殊以甚云々、若然者無便歟、先令見彼院損否之後可被左右歟、即仰式部大輔資業、美作守定經件朝臣別當也、朝臣等遣見彼院、此間相府命云、一條院若無便者法成寺如何、或云、無遷座寺家之例、無便歟、或云、先帝時々幸臨、爲敍位任官之地也、專不可准他寺、奉遷有何憚乎、又被命云、自清涼殿以吉方可定御葬所歟、將自遷坐之所可取吉方歟、其事一定之後可定奉遷之所歟、右衛門督申云、應和四年

安子中宮崩於主殿寮之後、奉遷東院、而道光偏自東院以吉

方爲御葬所、其後保憲遷坐所及御葬所等、自主殿寮可取吉方之由奉勘文云々、即披覽彼年邑上御記、道光有不覺行之文、然者問陰陽師之後可定其所云々、頃之資業朝臣等歸參申云、北對頗雖宜、東西北又廂等不全、可無便遷御者、又此次被定關白詔、并賀茂祭停止、齋宮歸京、齋院他所等、又召大外記賴隆真人、被仰此間雜事可勘申之由、

廿日戊辰 天晴、中宮大夫、權大納言、民部卿、左衛門督、權中納言定、左兵衛督、右大辨、備中權守等參會關白相府御宿廬、相府命云、人々云、於禁中爲不被行發葬之禮、有以御車可奉遷他所之儀云々、先例凡下人如此之時、乍車安置、而發葬之日用同車、而奉遷之時、御車發葬之日、御輿頗可有兩端憚歟者如何、彼此被申云、所申可然、尋先例被左右歟、左大辨申云、天曆八年母后崩於昭陽舍之後、以御車奉遷二條院、發葬日御輿云々、已有彼例、專不可有兩端憚歟、相府命云、可然事

也、

廿一日己巳 天晴、中宮大夫依關白大府仰、召仰大外記賴隆真人、明日寅刻中宮可遷御從一位源朝臣鷹司家、依例可催候供奉公卿侍臣諸司等者、又召陰陽助時親、被問先朝奉遷他所并御葬日等、申云、戊刻御入棺、子刻奉遷他所、來月十九日可奉葬、如時親申被行、今日源中納言於大原出家云々、

廿二日庚午 天陰、寅刻中宮乘輦、先有御反問出宮、於湖平門外遷御檣榔毛、關白相府御車、天德四年、永祿二年、皇后御服間乘檣榔毛行啓云々供奉公卿侍臣諸司諸衛等如常、及巳刻降雨、關白、相府、內府、藤大納言、中宮大夫、權大納言、新大納言、民部卿、右衛門督、左宰相中將、左兵衛督、右宰相中將、左大辨、右大辨、備中權守、三位中將等參會清涼殿上、相府令式部大輔資業朝臣問陰陽助時親云、奉遷先帝於他所今日如何、令申云、今日吉日也、今日之外忽無宜日歟者、又被仰云、自遷座所以吉方可點御葬所歟、將自清涼殿可取吉方歟、尋先例共可避其忌云々如何、令申



云、如先例共可避也者、重被仰云、可奉遷之所大略一條院若法成寺等之間也、若自件兩所點御葬所其便如何、令申云、御葬所自兩所可點申方也、然者御在所一定之後可定申歟、又被仰云、御葬送事時親可奉仕也、可進其勘文者、令申云、未傳習之事也、仍奉勘文今夕有其憚者、重被仰云、所申不當、早可勘申者、次被定可奉遷之所、旁有其憚等、被一定之間、關白相府依女院御消息令參弘徽殿給、頃之歸出給、可奉遷上東門院之由有院宣者、即以此由被仰時親、又差遣右大辨并丹波守行任朝臣等、令裝束彼院東對、右大辨奉仰、率藏人兩三人所衆瀧口等參院、先令拂拭東對南放出母屋廂等、母屋東三間南二間立亘御障子、東方南一間構、取放爲御路、又東西南一間北邊立障子、各東西、行開戶、又西廂自南第四間北邊立障子、供膳路、開戶爲、母屋西面三間、并西廂四間、南廂四間、東廂七間懸簾、母屋三間敷滿廣長筵等、中間中央立大床子一脚、爲安御棺料御存、生御梳櫛床也、又母屋四角懸燈簾、母屋廂等御簾皆不卷、南廂兩面端疊等爲僧座、又西廂敷同疊等、

爲近習僧俗上宿座、又棟分戶北以東西北廂及北渡殿等爲女房候所、以南廂爲殿上、上、北、隔南一間并唐廂等爲宿所、隔出唐廂東方一間爲主殿司宿所、運移殿上大盤疊等、又以日給簡辛櫃等、立座等末、又北廂南二間爲御厨子所、次二間爲殿上人休息所、次二間爲藏人所小舍人等候所、以西對西廂爲關白相府御宿所、西中門南廂爲大納言達宿所、御堂北廂爲內大臣宿所、又東對東庭及殿上東庭等新立亘切懸等矣、入夜御在所燈籠等供御殿油、又燈臺明南廂及殿上等御裝束畢、右大辨歸參、先是檢非違使等依關白相府仰、催京職人夫令運御物等於一條院、點納殿、藏人注目、今日累代御物等被體加檢察、令運之、渡新帝御方又後院、申刻於一條院巽角屋、御堂也、但未作被安置御佛、御棺、及戊刻入糸毛御車、以生絹爲兩皮下簾、以手作布、入自卷御車輪、以御簾等懸簾、上東門前、式乾門下攪放牛、關白相、府御牛、後院藏人召繼等引之、入自同門并徽安門等、寄清涼殿北面、同四刻御輿、長房朝臣、經輔朝臣、章經朝臣、定經朝臣、義通朝臣、良宗、憲房、橘義清等、御輿長十二人之中、擇昇御棺、藏人後經近習輩爲此役云々、擇昇御棺、藏人後經良章等探

紙燭在前云々、經殿北并東等廂、入自夜大殿東戶、暫居御所傍、先以申方水御沐浴畢、次御入棺云々、先是仰後院令調薄物、薄色御直衣、白生絹單重、同御袴、御冠、御錫絡、中宮、并一品宮、密院等御阿末加津等同加入、先例兄弟御阿末加津入之、而新帝御阿末加津依有事憚、不入云々、子四刻權左中辨資通朝臣、右中辨經長朝臣等着藁履、採續松、通自鬼間進向夜大殿東戶下、前大僧正慶命、權少僧都濟祇等、取兩人所持之松、燒付御在所御殿油、自委駕日不滅御殿油也、先例件役人親自書燒付、而去寬弘八年在僧都隆圓律師尋圓等、傳燒之、依彼例被行也、兩人採松、左右分立、兼房等昇御棺、出自本道奉乘御車、先是攬放御車居黑戶內、以御跡爲御枕、以布綱結付御車、藏人雜色衆等付御車轅、資通經長等相分立御車前、藏人所衆五六人秉燭候御車邊、炬火者雖被定、兩尚書之外、今夜不秉燭矣、御輿長等追從御後矣、或付御車、前大都教圓、權少僧都良圓、濟祇、權律師達昭、阿闍梨良光着藁沓候御車後、又關白左大臣、內大臣、中宮大夫、權大納言、新大納言、民部卿、前左衛門督、右衛門督、權中納言、通權中納言、定、左宰相中將、左兵衛督、右宰相中將、左大辨、右大辨、備中權守、三位中將、及昇殿舊

臣等皆着袍、卷纏着藁沓、採白杖步行、此間降雨殊甚、仍扶持者各指笠相從、自弘徽登華兩殿西路北行、於徽安門外懸御車、出納二人、遺御車、從式乾門并縫殿寮南東等出、自上東門同路東行、到京極大路更南折、南行入自院東門、寄東對東面南一間、兼撤却此、間高欄矣、先前大僧正慶命取合資通經長等所持之松、進御所燈御殿油、兼盛油於土器、北折櫃、居御床邊、次兼房等昇御棺、入自同間奉安大床子上、北枕退、出開南一間障子、以御几帳四本立御床四邊、葬御棺當番僧等候南廂座、今夜供奉僧等、自御臨終日結番祇候、濟祇并近習侍兩三候西廂座、關白、相府、內府、中宮大夫、權大納言、新大納言、右宰相中將等宿侍、此外殿上人等多宿侍云々、民部卿、權中納言、通、依不堪行步留大宮邊云々、又藤大納言候昭陽舍、左衛門督弘徽殿矣、  
廿四日壬申 天晴、四條納言被行警固事、  
廿六日甲戌 天陰小雨、今晚上東門院自大內出御院西對云々、及午後關白、太閤并內府、藤大納言、中宮大夫、權大納言、新大納言、民部卿、左衛門督、右衛門督、



權中納言、左兵衛督、左大辨、右大辨、備中權守等  
於殿上被定先皇御法事雜事、資業朝臣執筆、次於七箇寺被行  
初七日御誦經、須去廿三日被行也、而彼日坎日并凶會  
日、同四日復日、同五日女院御衰日也、仍今日被行、是  
應和四年例也、又始自今日御卅九日間、每日以麻布三  
段、於珍皇寺御誦經、  
常住寺、左中將實通朝臣、仁和寺、參河權守經信、圓教寺、左少將廣隆寺、左衛佐、東寺、刑部少輔經平、西寺、侍從法成寺、左馬頭實任、東寺、輔經平、經信、法成寺、經朝臣、已上布施寺別名香三兩、各入折櫃、居高坏、後院下部衣冠持之、手作布五段、使等皆束帶、今日有解陣之事、

五月一日戊寅 天晴、關白、相府、內府、藤大納言、權大納言、新大納言、民部卿、左衛門督、右衛門督、左兵衛督、右大辨等於殿上被定御正日雜事、資通朝臣執筆、先是女院有先帝御法事可被行之仰云々、而人々被申云、天曆六年母后奉為朱雀院被行法事、准彼例被行有何事乎、但御正日當今上御衰日、仍彼日不可被行、其已前無宣日、延長八年法皇奉為醍醐不見被行御法事之由、彼謂

之必非定事歟、雖不被行又有何事乎、今日依當二七日、於七箇寺有御誦經、施物如前、又有可奉稱號之議、相府命云、尋一條院御時例、無宣旨只奉稱一條院云云、仍准彼例奉稱後一條院如何、彼此被申云、甚佳事也、又近衛府手番并相撲等停止之由云々、  
法性寺、民部權大輔惟經、法興院、散位成章、珍皇寺、前野守、家經朝臣、散位、法成寺、左近少將任、慈德寺、散位、圓融院、散位、法成寺、將良員、使等宿衣云々、  
五日壬午 天陰降雨、參院之時卷纓、不帶劔不把笏矣、又近來參內公卿以下裝束如常、又今朝謠言、付菖蒲之人稱有其制、兩京小宅皆採弄其菖蒲云々、入夜殿下參中宮、次參內、去月廿二日以後今日初參、御直衣、頃之令出高陽院給、但於殿御宿所參諸大夫不卷纓、

八日乙酉 天晴、此日依當三七日御忌、被行御誦經、施物寺別當麻布十段、名香如先、  
圓教寺、少納言、珍皇寺、散位、慧心院、前駿河守敦任、積善寺、散位、醍醐寺、散位、勸修寺、中宮少進季通、法成寺、美作守定實、醍醐寺、實鏡、勸修寺、進季通、法成寺、經朝臣、

使者裝束如前、

十三日庚寅 天晴、此日內府并權大納言、新大納言、民部卿、右衛門督、權中納言、定、右大辨等參會關白御直廬、被定雜事、

一、御葬所事、

彼此被申云、先遣陰陽師并可然之人々、巡檢方角并可便之後可被左右歟、

一、御骨可奉藏御葬所歟、將可奉遷他所歟事、同被申云、見先例多奉渡寺邊者、相府命云、若可然者圓融院宜歟、但今明年有大將軍忌、其間可御座何所哉、人々被申云、御葬所近邊寺宜歟、即召式部大輔資業朝臣被仰云、召具陰陽師時親并檢非違使一兩、罷向自御所申方、可巡檢御葬所并奉遷御骨之寺々及行路便宜、但賀茂四至內寺無便歟、儘可尋問之、

一於奉藏御骨之寺、一周忌間可修護摩并御念佛事、人々被申云、須自御葬送後朝被行件事等也、而大略見日連々不宜、頗雖延引廿五日許被始如何、但於御念佛

者、御葬送夜可被行、必不可求吉日者、又被定新帝御心喪并八省豐樂院修造等之事、及晚景資業朝臣時親等歸參申云、巡檢神樂岡東邊自一條以南、自上東門未以北、自御在所申方、有便所、以其地可為山作所也、又御幸路雖有岡中、吉田社前其程不幾、頗雖有作路之煩、作岡南路邊御路無事憚歟、又淨土寺內有故僧正明救舊室、奉遷御骨甚有便宜、伴寺即為賀茂四至外之由、土民等所稱申也者、

長元九年五月十三日庚寅 天晴、此日內府并權大納言、新大納言、民部卿、右衛門督、權中納言、定、右大辨等參會關白御直廬、被定雜事、

一、新帝御心喪間御服色事、

人々被申云、可依敕定歟、關白命云、先儀可有之樣欲奉行也、仍尋先例、延喜廿三年主上依先坊御事、御心喪之間御服鈍色云々、又天曆六年依朱雀院御事、御心喪間同鈍色云々、彼時臣下皆雖奏不可然之由、起自叙慮着給云々、抑彼間皆無指事、但於當事依為代初連



連可被行神事、令着鈍色給尤可有其憚歎如何、彼此申云、可然事、

十五日壬辰 天晴、及午後右大臣被參關白相府、於殿上言談之次、今上御心喪間御服色有定、大略雖有延喜天曆之例、於此度者俄可爲代始、可有鈍色憚之由也、

十五日壬辰 天晴、今日依當先皇崩後四七日、被行御誦經、施物如三七日、

圓教寺、散位、後通、延曆寺、散位、師親、同釋迦堂、右近濟通、圓成寺、散位、後通、延曆寺、散位、師親、同釋迦堂、右近高、勝蓮華院、同、嘉祥寺、法成寺、內藏頭師經朝臣

十七日甲午 天晴、關白、相府、并內府、藤大納言、中宮大夫、權大納言、新大納言、民部卿、右衛門督、權中納言、通、權中納言、定、右宰相中將、左大辨、右大辨、備前僧、并御法事之僧百僧等、資業朝臣執筆、又書出可給素服之男女給、行事所公卿七人、內大臣、藤大納言、中宮大夫、權大納言、源大納言、右宰相中將、右大辨、藏人頭一人、左中辨經、藏人七人、右衛門佐良宗、式部丞藤原俊貞、木工助藤原隆、侍讀三人、式部大輔資成朝臣、權大輔經、左衛門尉賴家、舉周朝臣散位國成朝臣、權大輔

五人、伊豫守章任朝臣、美作守定經朝臣、美濃守此、外、中宮權亮兼房、義通朝臣、右兵衛佐實任、前丹後守憲房、尾張守實基朝臣、木工助、御厨子所衆二人、顯賴、出納三人、伴時兼、佐伯成家、定成、紀爲賴、女房十八人、先藤三位、藤三位、江三位、菅典侍、已上御乳母、少將內命婦、侍從命婦、中務命婦、左近命婦、兵衛命婦、又中宮并一品宮小左門命婦、式部命婦、兵衛命婦、馬命婦、

院同可令着給者、又奉於女院者只可令着御帶給之由有議矣、又關白相府始自今夜限一周忌、於淨土寺奉爲先帝被修阿彌陀護摩、初十日前大僧正慶命助修、次番々可然之人輪轉可被行云々、是御骨暫依可奉安件寺、兼所被初也、

十八日乙未 天晴、陰陽助時親令資業朝臣申云、明日寅剋可鎮山作所地也、而其祭文可奉書誰人署乎、相府仰云、先例如何、時親申云、以故一條院御骨奉遷圓融院之時、地鎮祭文奉書先帝、故冷泉院御時祭文奉書三三院者、仰云、必奉書御子歟、若不御坐之時如何、令申云、御子御坐時必奉書、不然者可書如別當之人歟、仰云、然者可書左中辨經輔朝臣署者、件朝臣雖非別當、依爲藏人頭所被仰也、又請廿口僧、自今日於御在所南座被始御念佛、僧正四口、律師一口、凡僧十二口、

十九日丙申 天晴、早且關白相府召大外記賴隆於御宿所、被仰雜事等之次、賴隆申云、尊號未被奉爲之如何、相府仰云、先例如何、賴隆申云、寬弘八年例、尊號未被下之間稱太上天皇、抑太上天皇者大行皇帝之號也、漢高祖以見在父稱太上皇、此後不論存亡可奉稱太上天皇歟、仰云、然者依寬弘例可申行者、賴隆奉仰退出、次藏人頭良賴朝臣參入、以今日戊剋可有御錫紵之事、又今夜御葬前御使可有歟如何、相府仰云、見先例延長八年有御使、天曆六年無所見、若諒關之外無御使歟、又遣詔使可參、隨上卿令奏可奏下也者、暫右衛門督參入、依召申參內之由、相府命云、依警固等事所召歟、能可被尋行也、大略仰良賴朝臣及賴隆等畢者、金吾參內矣、其後左中辨經輔朝臣、奉關白仰參左衛門陣外、令大外記賴隆真人申云、後一條院遺詔稱、任葬官、素服、舉哀、國忌、山陵等類悉可被停止者、即以此旨申右衛門督、令藏人頭左中將良賴朝臣奏、於伏座令、御奏云々、上卿以仰旨

仰賴隆、々々出陣外觸經輔朝臣、其後上卿奉警固等事、先令內豎召六府、左中將良賴朝臣、右中將俊家朝臣、左衛門權佐隆朝臣、右衛門權佐範國、左衛門尉中原良任、左兵衛尉源憲清等入自日華門、承可警固之由退出、次召左少辨定親仰云、不遣三關使、國司使可警守之由、以宣旨可賜三關國々者、御讓位後未始被政、仍准天曆寬弘等例、以宣旨所給、次召左馬允豐原真賢、右馬允藤原爲賴、兵庫頭業任等、依位階仰可警固之由、業任等奉仰退出、次召賴隆仰云、自今日五箇日可廢朝、又可停國忌山陵素服舉哀等之由可仰下者、召仰定親朝臣云々、

關白、相府、內大臣、藤大納言、權大納言、新大納言、左兵衛督、右大辨、右兵衛督等於殿上被定御念佛僧等、前大僧正慶命、大僧正永圓、權僧正明尊、僧正尋光、權大僧部教圓、小僧部延尋、良圓、濟祇、權律師蓮昭、阿闍梨良光等、或自御樂間祇候、或自慶親參任、仍此外召加懷命、以圓、忠命、長守、長算、尋算、永慶、勸慶、定明、蒲範等云々、被始御念佛、須自被始、而依爲復日自今日被始之、以寅剋陰陽師時親鎮山作所、鎮料等任支度、自後院行之、其後式部大輔資業朝臣、美作守定經朝臣等、率檢非違使并工夫等



行山作所事、人夫召京、又檢非違使等相分合作御幸路并  
所々橋等、職內等、材木檢非違使自後院  
給料物、交易東西津宛用云々、

及晚景左衛門府生坂上時通、令人夫壞院東牆一本爲  
御輿路、所申方、戊一剋式部丞源重成率出納小舍人等、

於東對北方分行素服當色等、於一條院裁縫、先中宮并宮  
宮御素服、各唐御  
衣御裳、納折敷折櫃各一合、居高坏等、令持

小舍人等、加出納一人、令獻中宮、次內府以下令家人  
等受之、同四剋於東門外申方被着之、須具商布表衣生

絹下襲等、而只有如狩衣之物并商布表袴、不具下襲、  
仍不脫袍其上着之、又內府、藤大納言、權大納言、依有

各忌、雖被受不被着、又齋院依御衰日後日可令着賜云  
云、又給當色之僧俗、皆於院內便所着之、同刻駕輿丁

等、布衣烏帽  
皆着當色、自一條院持來御輿等、火與香與行障步障等相具  
於一條院調具件物等、

自一條院持來御輿、暫候東牆外、同四刻入自壞路、寄  
殯殿東階、御輿長等、皆着  
當色、傳昇、安階間廂內、東西暫撤却

小屋形須々利等、權左中辨資通、右中辨經長朝臣等着  
當色、採續松進東廂內、權少僧都齊祇取兩人所持之

松、燒付御殿油返授、自晏駕日不  
滅御殿油也、兩人採松下立東階左

右、次兼房朝臣、經輔朝臣、章任朝臣、定經朝臣、義通

朝臣、良宗、憲房、橘義清等昇御棺安榔中、西  
枕、次覆須

須利小屋形等如元、此間關白、相府、并內府以下  
近習上達部祇候被行事、次前大僧正

慶命、御導師、咒願權僧正明尊等進階前、導師咒願、次  
御輿長等昇下御輿、駕丁等二十人傳荷之、本數卅人也、相  
替可供奉之、又

不入院內、於城外可備禮也、御輿長等近副御輿、持益者四人  
分立御輿四角、藏人所乘四人、名以益、  
皆着當色、藏人二人、雜色二人役之、燒香四人相副之、各  
以

名香合薰等納生絹袋、懸頭、行路間燒之、於城外行列、先黃幡、  
黃絹幡書真言、付白木  
竿、出納兼時持之、次炬火者十二人、爲先下蔭、左右行列、皆  
着當色、資通經長等在左  
後、次御前僧廿人、爲先下蔭、左右行列、皆着  
當色、資通經長等在左  
後、次御前僧廿人、爲先下蔭、左右行列、皆着  
當色、資通經長等在左  
後、

條別長各六丈、五幅以帛細縫之、小舍人并後院藏人召使等卅人着  
衣冠當色等、左右相分持之、條別五人各以白木竿爲柄、前後引塞、次  
火輿、布衣烏帽、着當色荷之、步障內立行障外、  
長各五尺余五幅、藏人所雜色以下十六人、着  
當色持之、御輿左右各五人、前後各三人、次御輿、在行  
障內、次香

輿、瓶之中、央居體引火舍、其四角立同花  
輿、瓶內立小臺、居油坏於其上、明火駕丁二人、  
各加生絹覆網等、御厨子所仕丁等、布衣烏帽子、着當色荷之、預衆等  
着衣冠當色等副之、在步障內、次可有御輿物幸櫃、而不行列如何、  
次關白、相府、內大臣、藤大納言、權大納言、新大納言、

左右宰相中將、右大辨、右兵衛督、三位中將等各着衣

冠、卷  
冠、藁履等、持白木杖行列步障內、左相府內府扶持者兩人  
在此內、自余步障外、

諸司官人已下史生已上各衣冠、不給  
當色、秉燭相分行列步

障外、又兩相府御隨身等、同秉燭追從步障外、又民部  
卿、右衛門督、權中納言、通、權中納言、定、左兵衛督、備

中權守等行步々障外、此外諸大夫等不可勝計、皆着衣  
冠、卷  
冠、自上東門路東行、自堤上南行、自神解小路未斜

渡河原、自神岡南路東行、自圓成寺西路北行、此間諸寺  
夾路立幡  
佛、總百五十余寺、漸令向山作所給之間、迎火者十五

人、秉燭左右相分進向、各束帶、不給當色、  
但素服蓋着之、炬火輩滅火退

留、資通經長朝  
臣等不迎火等相替左右行列、到一門外各滅火退

出、資通經長等入門內、立葬場前庭、御輿同人、暫留葬  
場東庭、立床子一脚、昇其上、駕丁等暫退出、先例  
鳥居內至于葬場殿敷筵道、而不數如何、行障猶蔽御

輿、此間步障持入自一門、相分引巨荒  
垣內面、先例立垣外散葬庭云々、次御輿長等撤却小屋形

等、昇御棺奉送葬場殿、北  
枕、次駕丁等昇御輿、黃幡安小  
扇形內、到

舉物所、次供御輿、左中辨經輔  
朝臣供之、次御厨子所供御膳、高坏十  
打敷、經輔朝臣陪  
膳、四位五位供、次於北庭御導師咒願、畢山作所行事等

供筵道、長  
杖、次御輿長等昇御棺、奉遷貴所、北枕、路間行障  
蔽御棺、遷御後  
立宣中鳥居

左右垣外、兼房朝臣、經輔朝臣、章任朝臣、定經朝臣、義

通朝臣等以生絹結冠額、舉御棺蓋採薪、次經輔朝臣取

合資通經長朝臣等所持之火、採付御棺、奉茶昆、始自長  
次第付之、北  
方不渡之、前大僧正慶命、權少僧都齋祇、右宰相中將

右大辨、右兵衛督等同候行事、六位藏人等雜役、先例  
東西

開門、仍雜役人自東門往還、而此、政朝臣爲御使參入、  
度不開兩門固之、頗壞東垣爲要路、又僧正尋光、權少僧都延

尋、良圓等依相府仰近候貴所邊念佛、此間上東門院別當濟  
其後御便連々也、自中宮  
無御使、是無所見歟、事漸欲畢間、行事藏人真章向舉物

所、令燒御物等、御櫛机一脚、具等、  
具等、御冠宮二合、在御  
冠、唐

匣一合、具等、  
具等、御泔坏并臺御硯箱一合、見等、  
見等、御脇息一

脚、御手巾宮一合、在  
在、御衣宮一合、御枕二顆、御冠形

一頭、御大櫃一具、御靴一足、御插鞋四具、御手水大床

子、并雜具等、御座六枚長筵等、已上自一  
條院送之、御輿一具、火香  
與相  
具、御膳并御手水具等、御手洗打敷、披黃御標一雙、  
御手巾筵等、已上今夜所供、大床子一



納言臨窳所被行事、及辰剋奉舉茶毘事畢、先破却貴所板敷壁等、以酒滅火、慶命、尋光、延尋、良圓、濟祇等咒士沙、散御葬所上、其後權大納言、新大納言、前大僧正慶命、權少僧都濟祇等給御骨、經輔兼房朝臣等採折敷祇候、以御骨計一升奉納茶坑壺、加納咒砂、以真言書一卷梵木、結付壺上、以白草縫裏壺上、以茶坑器左中辨經輔朝臣奉懸之、奉渡淨土寺、前大僧正慶命在御前、權少僧都濟祇、內供雅宗、前丹後守憲、此間上下道俗莫不拭淚、美渡守義通、右衛門佐良房等參御供、此間上下道俗莫不拭淚、次式部大輔資業朝臣、美作守定經朝臣等向御葬所、採鋤覆土、其後人夫等從此役、御墓上立石率都婆藏陀羅尼、其廻立釘貫、又右衛門尉季任、令人夫堀塘其廻令殖樹云々、去夕所役人々皆載定文、仍不注其名矣、事畢關白相府以下歸路云々、於鴨河乍車牛祓、只以草人形、不備祭物、及未刻入自上東門院西門、先令參院御方、此間上達、次令參東對、先令人々撤對南面母屋障子及西廂障子等、次卷西南面母屋廂等簾、南母屋二、西高麗端僧網、座、南案端凡僧、西南廂等敷疊爲僧座、座、南案端凡僧、母屋中央立花机二脚、東西行重立、北机安置銀御佛、是御世御持佛云々、南机備香花佛供、

其前立禮盤一脚、爲御念佛所、東廂三間、母屋障子外、爲不斷御讀經座、件御讀經自御讓位年以九口僧轉讀仁王經、以自愛駕日改法花、非年間於此所可被行也、中宮大夫、大僧正永圓等祇候女院御在所、仍去夕不被參候、又藏人右衛門尉源賴家、非藏人木工助藤原資經等留守東對云々、又民部卿、權中納言、通、不堪行步自河原歸家云々、

山作所行事式部大輔資業朝臣、美作守定經朝臣、出納紀爲額、四面立切懸爲荒垣、方各六丈、高六尺、以南面立鳥居、高一丈三尺、廣一丈二尺、懸帛絹帳、荒垣內又立切懸爲內垣、以生絹引垣上、南面又立鳥居、丈尺同前、外門西腋立四間平屋一字、爲葬場殿、高八尺、廣七尺、八尺間頗懸、以帛絹懸四面、又覆屋上、以長簾敷、內垣中央作貴所屋、廣滿板敷上、中央間敷高麗端三枚爲御座、以帛絹懸屋上、以同絹懸引四面、以手作網付四角張之、屋中橫鋪、々々敷簾、々々敷手作、々々上敷絹、其上積薪、鋪四面引帛、大桶入水居鑪四角、各具、內外垣內敷白沙、外門外左右立七丈帳、右帷葺葺(○苦力)、構板敷、四面引帛爲公卿座、左帷只敷簾等、件山作所體頗雖違先例、依寬弘八年例所行云々、事畢行事資業朝臣、以所用絹布材木等分給近邊寺々云々、淨土寺行事伊豫守、章任朝臣、寢屋母屋中間三面

東西左久利波女志天南面立戶、其內敷滿長簾、中央立白木床子一脚、高二尺、其上一立障子帳、以白絹張之、在錦絲、帳內奉繪佛云々、以御骨壺奉安帳內、以香染帷懸南戶、以北廂爲護摩壇所、以西廂爲僧房、以南廂爲人々宿所、

長元九年五月十九日丙申 天晴、藏人頭良賴朝臣參宿所申云、以戌四刻於申方可有御錫紵事、又今夜若可有御使歎、相府仰云、見先例延長八年有御使、天曆六年無所見、若諒闈之外無御使歎、又遣詔使可參、隨上卿令奏可奏下也者、

五月十九日丙申 先皇有御葬事、神樂岡、東邊者、午刻右衛門督藤資平、依遺詔崩奏之次、山陵、國忌舉哀、素服等可停止之由令奏、藏人頭左近衛中將良賴傳奏、仰云、依請可行者、又三關可警固之由可賜宣旨、又諸衛依例可警固者、即依敕旨定行畢、廢朝五箇日、但、又此間供御精進者、不詳、警、天皇戌四點令着錫紵給、其儀、舍北此、掃部寮大宋御屏風、二帖立廻、其中敷小簾二枚、其上敷半疊爲御座、其前錫紵御冠置、各入御笠、居高坏、時刻出御、令脫御冠直衣等給、尋常

御衣上令着件物等給、女藏人持理髮具、御髻髮、梳等也、即令脫錫紵給入御藏人如本取具令候便所、清涼殿時二、御冠入宮候御所、供燈、主殿女孀自此前仰陰陽寮獻日時勘文後、藏人仰內藏寮手作布二段絹一疋令獻、即遣縫殿寮令染鈍色、同裁縫、布錫紵料、其體如御直衣、御冠無文卷纓、件事等尋舊記所被行也、但先例之、不聞如何々々、延喜十九年記云、此間神祇官女官每日供御贖者、

釋申 御錫紵日時、  
着御 今月十九日丙申、時戌四點、可向御申方、寅與卯間、  
除御 廿一日戊戌、時戌四點、可向御同方、

廿日丁酉 天晴、及巳刻左中辨持御骨向淨土寺、山座、井濟祇僧部、近習、頃之關白相府以下公卿侍從諸大夫等歸京之間、於河原邊以草人形每車牛祓、參本院之後各退出、但關白相府并御傍親公卿御忌間猶可被候云々、拂東對母屋、安置御佛、有御念佛、  
廿一日戊戌 從今日供魚味、戌四點除御錫紵、其所如



初、時刻着尋常御衣出御、但御冠垂纓、還御、即召藏人下給伴御冠、令候、其後晝御座東間掃部寮鋪小筵二枚、其上供半疊、同間當庭中鋪菅圓座爲宮主座、其前鋪小筵居錫紵、入御筵、天皇着御座供御贖物、次宮主供大麻、返給之後着座、御禊畢入御、其後藏人召內藏寮官人、令持伴錫紵、宮主相具迎鴨河令流失云々、

廿一日戊戌 天晴、權少僧都濟祇辭退并已講蓮範等遲參替、可召賴源圓高等之由有仰、而未被告書之間蓮範參入、仍只今召高圓矣、又依爲吉日始寢殿御裝、今日戌刻主上令脫錫紵給云々、

廿二日己亥 天晴、依當五七日御忌、被行七箇寺御誦經、布施如先々、使等殿上人着束帶、極樂寺、左兵衛、圓教寺、式部權大輔、法性寺、數位國、禪林寺、尾張守、雲林院、經季、淨土寺、中宮亮、法成寺、右少將、實基、廿三日庚子 今日有解陣、又卷上御簾、供膳之間稱警蹕、音奏又如常云々、

廿三日庚子 天陰時々降雨、右衛門督奉仰、召六府并

左右馬兵庫等、仰可解陣事、又可開三關之由賜宣旨於國々、又可音奏之由外記奉上宣仰內暨云々、今日源大納言相共參淨土寺、隔籠故僧正房母屋中央間一間、東西北三面爲次者、母屋而立戶懸香染絹帷、其中立脚高白木床子一脚、其上立障子帳奉置御骨壺云々、床高二尺許、帳高廣各二尺余許、暫歸參、入夜退出、

廿四日辛巳 天晴、早且掃除、行事右衛門尉季任、左衛門志粟田豐通、惟宗忠方等率人夫掃除院內、所々御裝束、行事新大納言、中宮權亮兼房朝臣、伊豫守章任朝臣、右中辨經長朝臣、式部丞義清、大舍人助貞章等率藏人所雜色以下瀧口等、先撤寢殿并東面對渡殿等御簾、以青鈍綠御簾等懸巨寢殿北母屋、柱南面懸、並西對東面、同北渡殿南面、東對西面、同北渡殿南面、字行九、東對西面同北渡殿南面等、又西中門南廊東面同懸之、又以廣長筵等、敷滿寢殿母屋廂及東西南面簀子等、次寢殿母屋廂等懸花幔幡等、入夜人々或宿侍、或退出、廿五日壬寅 天晴、早且御佛行事藤大納言并式部大

輔資業朝臣、式部丞義清等率佛師法橋定朝并木工等、

先以床子二脚立寢殿中央、其上奉居御佛三體、次以平文机二脚立佛前、居香花佛供等、佛供外、花供机東西立

燈臺各一本、加打、供御明佛前、左右立高座、左右柱北邊立、兩高座中間立禮盤二脚、同間南廂立御經机、紫檀地、螺鈿白髹置、寄立名香御願

文等、文挿於經机、其南立行香机、平文面、件机東西去各一間、立散花机、南北行立之、平文面、南廂敷高麗端疊

等、爲七僧并題名僧座、各北面以、東面爲凡僧座、左右相分、左南上西面、右北御簾前敷同疊等、爲同座、以中爲上、南簀子敷高麗端疊等、爲公卿座、南階左右、東西簀子敷紫端

疊各一枚、爲堂童子座、各當南廂、以北廂爲女院御在所、故院女房等

候其邊云々、東對簾中關白相府並素服公卿等祇候、東廂同侍臣等祇候、關白雖不給素服純色束帶、依坐簾中不具銀笏等、被帶、御裝束畢、於東對分遣七僧法服、以經光朝(○臣力)藏、右近官人、及未尅公卿侍臣參會殿上、任朝臣調備之、又廿日前居藏人所、上野、公卿皆青朽葉下襲、青鈍表袴、純色冠、右府無、守成在調備之、其裝束、文冠卷纏但民部卿、左衛門督、右宰相中將等

鈍色、侍臣皆鈍色、但左中將長賴朝臣(一蓋)、右中將俊家、右衛門權佐範國等如公卿、是爲依當時職事也、此外侍中地下諸大夫皆鈍色、但爲辨少納言、刻限有仰打鐘、請僧集會無量壽院東廂、右大臣、民部卿、左衛門督、權中納言、通、權中納言、定、左宰相中將、左兵衛督、左大辨、右兵衛督、服、備中權守、三位中將等經東對南唐廂并西緣北渡殿南緣等、分着南階左右座、威儀師救圓聖明等紮整衆僧薦次、左右相分、率諸僧經東門并前池橋等、留立南階左右、僧等昇自同階、相分着坐、先講讀師登高座、次堂童子着坐、五位左右、次唄、次散花、僧等下自南階、昇自西對中面階、經同對東各三人、次關白、次御願文、式部大輔、經北渡殿南緣并東對西緣等、緣并北渡殿南緣等、入寢殿、自佛後東行、導西面階、流前庭、昇自南階復座、次關白、次御願文、式部大輔、府令署云々、次揚經題名、次御誦經、本院調布五百端、式部、權大輔等周朝臣書御誦經、勅使右少將行經、文、關白令加署御云々、公家同布五百端、朝臣、着鈍色、上東門院五百端、中宮三百端、無御、一品宮二百端、應司殿三百端、關白左大臣三百端、藤大納言、中宮大夫、新中納言、民部卿各百端、皆被署誦文云々、民部卿依爲後院別當、奉行此間雜事、仍着鈍色、行誦誦矣、御乳母四人、三位三人各絹廿、次行香、式部丞藤原俊經脫素服着、之人不脫素服、而去寬弘八年放一條院御法事日、列官、事畢左大臣代藤原惟任依可取火舍脫素服云々、仍有謬途後例矣、



以下左右相分取布施、先是後院裏布施絹、書供養文、納唐櫃昇不足所侍僧侶自本道退出、入夜御佛奉移東對、被行例時、事畢關白、相府、內府、藤大納言、中宮大夫、權大納言、新大納言、右宰相中將、右大辨、右兵衛督等於殿上座被定御正日僧名、雖及深更候爲吉日先被定也、七僧及題名僧兩三、自余追可被定云々、式部大輔實業朝臣執筆、又今日檢非違使等於東門外行監僧供云々、又請五口僧、始自今夜限一周忌、於淨土寺轉讀法花、令修念佛云々、自後院行其備、又有佛供御明承仕等供、又伊豫守章任朝臣、私御忌年間於御在所東西令行法華常行兩三昧云々、

廿九日丙午 降雨、依當六七日御忌、被行御誦經、布施如前、石山寺、散位淨土寺、散位崇福寺、散位珍皇寺、後權法成寺、恒朝臣守信尹、

六月一日戊申 天晴、大外記賴隆令申關白相府云、參着淨土寺之人可爲穢歟、其故者去延喜廿一年六月十日記云、故中納言源當時卿、去五月四日薨、六日葬、七日骸骨爲粉入一器、安置東山住僧蓮舟法師私寺屋、而故民部卿道明卿追福法事、以今月七日於道澄寺被修、

而彼蓮舟法師參會伴態、仍會集上下被穢、彼師參入內裏、依是穢被停月次神今食云々、以七月九日可被行之由被定者、以彼推之、去月廿日以後參淨土寺着坐飯食之輩、自其日更又可忌卅日歟、相府仰云、去寬弘八年以後、故一條院御骨安置圓城寺堂、其後奉移在同寺內之、故宇多法帝御房更始自其日可計卅日之由有定云云、已有彼例、更不可忌之、

二日己酉 天晴、自關白相府御念佛誦經及女院御讀經僧等被行非時云々、折櫃物副裏絹、僧綱今日新宰相共參淨土寺、右宰相中將、右兵衛督等兼被候、又殿上四五位五六人同候、始自去月廿五日、以五口僧於御前晝讀法華經、黃昏後夜阿彌陀經、以御等身阿彌陀佛像照南日一斗、戶前、供香花燈明、供口別後院一周忌間行之、又自同日伊與守章任朝臣、於御在所東西間修法花常行兩三昧、當常行時別一人轉彌陀經法花如例、黃昏御念佛畢歸參院、々御念佛畢人々退出云々、今日關白殿諸僧給絹云々、先是伊豫守章任、備中兼房、近江實經、美作定經等有送物云々、

三日庚戌 天晴、自女院調裝裝束、給御念佛僧等、僧綱物、凡僧、又自中宮絹給、御讀經僧、又自內府被行云々、折櫃物、絹給等、又自此以前候上之當任輩行非時、或八木、或桑絲云云、

六月八日乙卯 天晴、及晚參宮申宿、右衛門權佐範、語云、去月十九日今上於殿上北方、下板敷着錫紵給、其儀、內藏頭絹一疋手作二段度縫殿、々々調鈍免布御直衣、絹御下襲獻之、仰御冠師令奉無文御冠、及戊刻藏人以掃部御屏風一帖立東西、南北有造、戶仍不立、其內敷小筵、御錫紵納折櫃居高坏、立御座傍、又御冠入柳宮居高坏、立其傍、及同四刻御座其前令着給、頭中將祇候云云、藏人一人御髮檢入宮蓋持候云々、

同廿一日 戊四刻於同所脫御錫紵、令着二藍薄物御直衣給、乍無文御冠垂纓令歸給、於晝御座有御禊、入櫃居高坏、置宮主傍、御冠不結、御禊畢令奔河原云々、

六日癸丑 天晴、依當七々日御忌、早且被行御誦經、布施如先々、

珍皇寺、民部權圓教寺、散位仁和寺、散位圓融寺、前院河禪林寺、後權法興院、散位法成寺、任朝臣守信尹、

今日御正日法事、御裝束如先日、但懸兩界曼陀羅、其中間安置白銀延命、每僧座分、立敷脚經机、分積數部大乘、法花千部、仁王經四百部、普賢十願十卷、壽命經十卷、彌勒上生下生成佛經各一卷、前副上藏十卷、下藏廿部、又金泥法華一部、開結阿彌陀心經等各一卷、納地蘇螺細宮、七事趣詳御願文、七僧外題名僧六十口、自餘作法并施供等皆同前、但度緣加、御誦經、本院三百端、上東門院同前、中宮二百端、入道一品宮三給、御誦經、百端、一品宮百段、齋院二百段、內大臣二百段、權大納言、左衛門督、左宰相中將、三位中將、左大辨經輔朝臣等各百段、左金吾久任坊官、踐許之間爲藏人頭、須給素服、而御葬送間有勞不勞、仍雖不給素服着鈍色、事畢僧俗退下、今日素服公卿有議不脫位袍、其上着素服矣、入夜被行例時、關白御導師權大僧都教圓聊陳事旨、侍臣男女掩面銷魂、御念佛畢後院御布施、關白相府以下次第取之、各副度緣施供、大僧正二口、各絹十五疋、僧部二口各十疋、十三口、律師八口、次行事等令撤御裝束等疋、凡僧十二口、各五疋、五口、

七日甲寅 天晴、早且關白相府以絹給籠御忌之女房達、又以米給女官云々、次男女退出、今日早且中宮并一品宮令登殿殿給、去月廿



九日夜令下北渡殿給也、又頭中將真賴參高陽院、內覽吉書、今日始於里第有吉書也。

八日乙卯 天晴、及晚右衛門權佐、範、語云、去月十九日今上着御錫紵、廿一日脫御錫紵、

十五日壬戌 天晴、關白相閣已下故院舊臣參會上東門院東對、及晚景御念佛畢、僧俗退出、是每月十五日籠御忌之廿口僧、可被行御念佛之由先日依儀也、

十九日丙寅 天晴、關白、左大臣、內大臣、藤大納言、中宮大夫、權大納言、新大納言、民部卿、權中納言、定、右宰相中將、右大辨、右兵衛督等參會一條院、被行故院御處分事、先以朱雀院冷泉院及庄園等書注可被度當代後院之由、次書出可被奉女院中宮并宮々々之御物等、民部卿依相府命令資業朝臣書之、依爲吉日只注大略、于細追可書云々、入夜以後院別當定經朝臣、且被奉沙金等於女院并宮々々、院沙金七百卅餘兩、中宮巡方御帶一腰、齋院二百兩、有文玉御帶一腰、及亥剋退出、先是丹波守行任朝臣、依上東門院仰、召陰陽助時親、令勘故院御墓所可被立三昧堂日時、令覽關白相府之後、渡左衛門督矣、丹波守依被擬主基奉行使、事可有憚、仍件卿可行事之由兼日有仰云々、

七月十五日辛卯 天晴、中宮并一品宮齋院等奉爲故院不被奉御瓷、其故奉爲故一條院上東門院不被奉御瓷、仍中宮不被奉之由先日關白殿御定畢、但一品宮齋院可被奉也、而今年十四日復日、十五日中宮御衰日也、仍自後年可被奉之由、同有殿仰停止之、

廿五日辛丑 天晴、早旦依召參宮、仰云、舊臣等於淨土寺奉爲先帝可供養結緣經之由云々、欲調送講師法服如何、申關白可聞召不者、即參殿申案內、仰云、令送給有何事者、即申此之由歸家、

廿六日壬寅 天晴、近曾先朝舊臣相議云、奉別陛下日月漸隔、徒自屠肝消魂、不若修善報恩、各採法華有緣之品、自以金泥書紫色紙、於淨土寺殯殿奉供養矣、權大納言、源大納言、權中納言、定、左右兵衛督、備中權守等風聞此議、同書阿彌陀經奉加、又左中辨經輔經卷之外奉圖繪阿彌陀三尊、請權大僧都教圓爲講師、內大臣、藤大納言、民部卿、右衛門督、右大辨等雖漏寫經之列、何不預聽聞之席哉、仍參會、自上東門院有御誦經、

六月廿日丁卯 天晴、始外記政行後、右大臣參着左仗座、奉敕仰辨召陰陽寮、被勘奏御即位奉幣等日時、又右衛門督奉仰、給故院素服之公卿、除素服可從神事之由、召仰外記致範云々、致範參內府申此由、兼令召使等告諸卿云々、

廿三日庚午 天晴、辰剋於南庭解除脫素服、被後昇東帶參殿、青朽葉、青鈍表、次參結政、有政、依有去廿日宣言也、

廿九日丙子 天晴、早旦中宮亮爲善朝臣令屬忠節申云、今日御祓并節折等事、御服之間可有歎如何、報云、萬壽四年六月晦日、故殿御服之間節折供奉如常、依彼例可被行也、又御祓是恒例事也、被行有何事乎、抑申殿下可被一定歎、及午後參政之間令逢途中給、仍御共參女院、暫參中宮、

七月六日壬午 天晴、及子二刻今上女一宮皇子、於北陣外被着故院御服云々、

十二日戊子 天晴、參淨土寺、入夜退出、參宮、深夜退出、

緇五又自中宮被賜襲服一具緇五十疋、此外有施供等云々、及申刻了各退出、又自今日卅箇日間、於上東門院被延法花講筵云々、

八月二日丁未 天晴、風聞、今日釋奠祭也、上四條中納言、依故院御事無宴穩座等云々、  
十日乙卯 天晴、參殿、次四條中納言參入、奉笛一管、是先帝預給也、而被盜失不奉先日、爲今適隨求得所獻也、

永萬二年七月十七日以入道本書畢、

執筆清房 校了

此兩卷申給宇治左大臣殿御本書寫之云々、



### 脫漏追加

#### 長和六年(寬仁元)

四月

七日 左大臣參陣、被行他事之次、令余被申云、先日可改年號之由、經通朝臣傳仰、則仰式部大輔廣業朝臣等、令擇進年號字了、須今日奏、而當復日、爲之如何、仰、過今日、從此勘日可聞、隨可行也者、

廿一日己丑 早日參御宿所方、大外記文義參入、被仰云、改元之時多有免物、而御即位之後、初改元之度有免物哉、先例可勘申者、文義申云、多最初改元無免物、但天祿度有免物、又々可勘申者、頃之參大殿、

廿二日庚寅 參內、文義令申最初改元無免物之由、慶元度有免物、是依國々奏瑞物歟、又天祿度有免物、此外見代々例、更無免物云々、次改元詔書被覆奏之程可勘申者、文義令覽外記日記狀云、天慶十年四月廿二日、改元爲天曆元年、五月二日覆奏元方行之者、又貞信公

御曆記云、延長九年四月廿六日改元、七日覆奏者、年號字勘者雖奉去、不被勘申文字、宣義明日奉去、

廿三日辛卯 有被定年號字、宣義、通直、式部大輔廣業朝臣等、先日所擇上也、是中、以廣業所進之寬仁、通直所進寬德等、可爲吉者、令頭右中辨、令奏年號字等、敕云、以寬仁爲年號者、此間攝政殿令候御在所給、被定仰奏詔書草、次奏清書、御畫日了下給、即召中務輔給之、余宿候、

廿四日 參大殿、々々被仰云、雖不事之云、宜日吉書始年號所申攝政也、宣前觸佛事等文、不可申者、或云、宣義朝臣去廿二日卒云々、

#### 寬仁五年(治安元)

二一月

二日丁未 參內、尙侍御方有上達部殿上人儲、入夜上達部着左仗座、左府兼着此座、左府令藏人辨章信奏諸道勘文、

仍令勘之處、自嘉祥之外無此事、就中其年后宮崩給云云、仍來月可被行之由、令御使參申右府、仍明日定延引云々、

七月

十三日戊戌 有改元事、先有敕、上達部擇奉、藤宰相并兩文章博士等、勘進年號字、爲政朝臣萬壽、義忠嘉祥、等之間、可依敕定者、仰、重可定申最吉云々、以萬壽爲吉者、仰、依請、又令奏云、今年當革命否之由、諸道勘申雖不分明、依上達部申定、被改年號了、於詔書者其趣如何者、仰、不可指革命當否之由、唯甲子年依可慎、有改元之由可作者、有頃右府進弓場、被奏詔書草清書等、先草、御畫日了給之、於左仗召中務給之、退出、

#### 治安四年(萬壽元)

六月

八日 大外記賴隆真人來向、言談之次云、明日可被定改元事、而關白殿仰云、十一日以前改元之例可勘申、

前日今年當革命否由、令諸道勘申者、仍所令勘申也、式部大輔藤原朝臣、陰陽頭文高、申云、自本不知此道事、仍不能勘申者、主計、吉平、文章博士爲政等、今年當革命之由勘申、左少辨義忠、文章博士、層博士守道等、不當革命之由勘申、此教賴隆、貞清等、申當否難勘申之由、并年號字等云、上達部定申云、爲政朝臣勘申治安、并村上御時、維時朝臣所擇進之朝綱嘉保等之間、不隨敕定者、又改元詔書、先々載革命之由、而此度諸道或申當之由、或申不當之由、爲之如何者、仰云、年號字可用治安、又諸道所申各異也、辛酉年依可慎、有改元之由、可載詔書也、兼又依應和元年例可有免物、於革命不可載者、及深更奏改元詔書草、及清書等、御畫日如例云云、釋奠如例云々、



淺野桂次郎  
那須敬義 校正  
清水谷 耕

大正四年七月十二日印刷  
大正四年七月十五日發行

史料通覽【非賣品】  
左經記全

編者	笹川種郎
發行者	日本史籍保存會
右代表者	小瀧淳
印刷者	林春隆
印刷所	林鳳文社印刷所

發行所  
東京市本郷區駒込林町二百二十四番地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二九〇七九番  
日本史籍保存會



終